

長篇技擊小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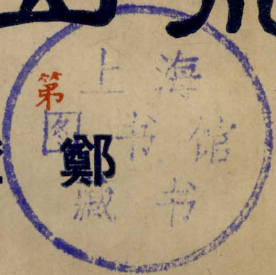
荒山俠踪

第二集

證因著

第

鄭



正華書店出版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S41 212 0035 47198

鄭證因著

荒山俠踪 第二集

正華書店印行

514408

長篇技擊小說

荒山俠踪目錄

第二集

第一章 破奸謀雲子揚負傷脫大難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焚莊院皮三虎誤闖陰風崖……………一八

第三章 天理昭彰雲子揚巧殲巨盜……………三五

第四章 燈昏月暗甯安府惡吏逞凶……………六〇

武俠技
擊小說

荒山俠踪

鄭證因著

第一章 破奸謀雲子揚負傷脫大難

且說雲飛因憐才恩收蔣振芳，蔣振芳痛述失身爲匪經過。隨問道：「令師伯可是紫雲道長陸清虛麼？」蔣振芳道：「正是他老人家。」雲飛道：「那麼尊師定是太極真人李逸塵了。」蔣振芳忙答道：「我實在是羞愧之下，語言顛倒，說了半天，會沒把敝恩師的身世述明，雲師父多擔待吧。敝恩師跟敝師伯，大約跟雲師父全認識吧？」雲飛道：「豈但認識，兩位道長跟我那陸老恩師，是道義之交。我學藝湘江時，兩位道長差不多每年必要訪敝恩師一次。兩位道長劍術神奇，兼善導引之術，每與敝恩師談起武功來，往往竟夜不眠，就連我也受過道爺的教益呢。」蔣振芳問道：「雲師父的老師是那一位呢？」雲飛道：「我是帶藝投師，他老人家跟紫雲道長同姓，上一字筱，下一字莊。」蔣振芳道：「原來是名震三江神拳陸筱莊陸師伯，莫怪雲師父有那麼好的身手，我那恩師，李道長臨走之時，也曾因我無投無奔，要帶我上嵩山紫雲觀，我想恩師既然辛勤教授我武功，我豈能再帶累我恩師，遂毅然送我恩師走後，在關東道上遊蕩了年餘，輾轉到了大清國境外，適值番人招募工人，開採礦山，我遂在阿穆省當了把頭。番人見我力大，體格矯

健，處處買我歡心，我被黃金引誘志氣消磨，竟把良心昧起奉養人差派教我回來在這裏給他招募工人，祕密運送。因爲這裏地居荒僻，我又不像拉大幫的上線搶掠。故此不爲人注意，人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是一點不錯。再加所有近我的人，全是我的手下，他們只有望着我的顏色行事，誰肯進一句忠言，我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，倒絕不以爲非了，如今幸遇雲師父，正如撥雲見日，現在一想起從前的事，如芒刺在背，我這一身的罪孽，萬死不足蔽其辜了，」雲飛聽蔣振芳把自己往事，毫不隱諱的全說明。雲飛道：「蔣莊主，你既然把你自己的已往之事，推誠相告，我的恩師又與令尊師是道義之交，豈肯坐視蔣莊主終身陷於不義，蔣莊主自己已覺悟已往之非，立身揚名，在指顧之間，蔣莊主你個人是甚麼趨向？」

蹤 俠 山 荒

蔣振芳嘆息了一聲道：「我現在是痛悔不及，只有謹遵老師的指教，只是在下尚有難言之隱。」說到這裏見一名壯丁在門旁伺候遂說道：「這裏有事，招呼你再來。」莊丁退出去，蔣振芳道：「這裏不懂我一人，這裏是巨盜剝皮皮三虎作瓢把子。他運送兩船貨從昨晚走的，此人在遼東道上是一名飛賊，積案如山，官家剿捕甚急，他竟到這裏，潛蹤匿跡，這裏陰風崖三絕嶺，是天然神祕奇險之地，連野獸全沒有，裏面每天好幾次陰風鬼砂，每一發作，不論人畜遇上絕難倖免，這種風一發作雷聲隆隆從路旁山窟中時時發出多少股子陰風，這種風出來力量非常大，百餘斤的大石頭全給掃的飛起，這剝皮皮三虎也不知用甚麼法子，竟能過了這陰風崖，在上面存身，

縱然有許多能幹的捕快，明知他落在這裏，却奈何他不得。故此把這道嶺喚做三絕嶺，我們招呼慣了，就喚做陰風絕嶺，我到這裏後，他本不容我在這裏存身，我以武功制服他，他遂在我手下幫着我做這種買賣，恐怕他現時未必順順序序洗手，這還必須大哥設法，雲飛道：「我當是有甚麼爲難的事，頭一件那兩隻船不論他多快，我保他走不到五十里，准得停住。這種海船只仗揚着帆走，扯蓬的繩子，被我割的只有一點連着，決不能走遠了，這時只派人騎快馬，有一個時辰也能追上。速行派人要緊。至於那皮三虎更不足慮了，他總然刁惡，我以善言勸他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，蔣振芳道：「大哥你只要見皮三虎，就知他是怎樣人了。」雲飛道：「兄弟不必多慮，據我看還不致於這麼難辦。」蔣振芳立時招呼了一名壯漢，教他備快馬，沿着大通河追趕那隻船回來，不得稍事耽延，這裏有緊要的事，跟皮三爺商量，那壯漢領命走了，雲飛向蔣振芳道：「我是住在老林窪，黃家老店，夜間因爲不能成眠，出鎮店散步，才遇上這件事。這時五更已過，天已快亮了，我得趕緊先回店，免得店家生疑。」蔣振芳道：「大哥還請回來一趟，我還仰望大哥指示一切。」雲飛道：「自然要回來的。」說罷遂即起身，蔣振芳教莊漢們擡起燈籠來，往外相送。來到大門外，雲飛抬頭看了看，斗轉星移，天已到了寅時，剛回身向蔣振芳作別，見蔣振芳楞楞似有所思。雲飛道：「兄弟你想甚麼？」蔣振芳道：「大哥你聽見這種聲音麼？這就是陰風崖又起陰風。」

雲飛一聽，果然在宅院後面起了一陣怪聲，聲如牛吼，夾雜劈拍之聲，雲飛向蔣振芳道：「兄弟你帶我看看到底是怎麼個情形。」蔣振芳道：「昏夜之間，任甚麼也看不見。大哥不是還來嗎，這種風一天不定來幾次，趕上白天來的時候，倒可以看見。」雲飛點頭道：「那麼兄弟你請回，我頂卯時準回來。」蔣振芳道：「恕我不遠送了。」

雲飛急順山路往回下走，離開了嶺上，施展夜行的功夫，如飛似箭，趕到了老林窪鎮店內，天已作魚肚色，自己趕緊奔了黃家老店，上了店房，不敢猛然往下落，伏身在房上察看動靜，幸虧這麼一小心，正有一個店夥出來小解，睡的迷迷糊糊的，從廁所裏回來，抬頭看了看，天已亮了，索性他也不再進屋。來回的溜了兩趟，精神振作起來，從牆角抄起掃帚來掃院子。雲飛一看他這情形，他一時不易進去。只顧他這一不進去，再呆一會，別的客人要是起來更易進去了，遂悄悄翻到店外，到了店門口，拍拍的把門打了兩下，店夥在院中掃着地，遂把掃帚扔下問道：「誰呀，你住店可沒有屋子？」雲飛因為自己是生客人，跟店家沒說過多少話，他那能就辨出聲音來？遂答道：「我是姓雲的客人，勞駕開開罷。」店夥答道：「你等着我開門。」雲飛等他在落鎖的時候。又飛身躍上了店房，到廂房斜身往店門過道內一看，見店夥剛把門落了下來，雲飛仗着一身的輕功絕技，一提氣往自己屋門口一蹶，輕飄飄的並沒一點聲息落在了屋門口，門本是虛掩着的，兩手指住門環輕輕推開了屋內，仍然把門掩好。這時候店夥剛把門開開，趕到一看外

邊那有人，又往店南北的街上看了看，挺直的一道長街，清寂寂靜落落的，那有人來往。

店夥連說喪氣，大清早起就不順當，幸虧是白天，要是夜間，非說是鬧鬼不可。這不是那個混帳小子跑這曬皂來。招呼完了門，鑽在王八窩躲着去啦。店夥罵了兩句，索性把門開直，翻身到院裏拾起掃帚來仍然掃地。雲飛這時早已躺在炕上歇息，呆了工夫不大，天已大亮，店裏的客人們全起來，一陣的車馬喧嘩各自趕路。雲飛也起來把門開了，招呼店家打臉水，自己先到槽頭上看了看火龍駒，又叫管槽的給加草料，回到屋中，店夥把屋子已收拾好了，臉水茶全預備好，雲飛梳洗完了，略進了些早點，算還店帳。店夥把火龍駒牽出來，出了鎮店口，飛身上馬，按着第 一 集 第 二 集 第 三 集 第 四 集 第 五 集 第 六 集 第 七 集 第 八 集 第 九 集 第 十 集 第 十一 集 第 十二 集 第 十三 集 第 十四 集 第 十五 集 第 十六 集 第 十七 集 第 十八 集 第 十九 集 第 二十 集 第 二十一 集 第 二十二 集 第 二十三 集 第 二十四 集 第 二十五 集 第 二十六 集 第 二十七 集 第 二十八 集 第 二十九 集 第 三十 集 第 三十一 集 第 三十二 集 第 三十三 集 第 三十四 集 第 三十五 集 第 三十六 集 第 三十七 集 第 三十八 集 第 三十九 集 第 四十 集 第 四十一 集 第 四十二 集 第 四十三 集 第 四十四 集 第 四十五 集 第 四十六 集 第 四十七 集 第 四十八 集 第 四十九 集 第 五十 集 第 五十一 集 第 五十二 集 第 五十三 集 第 五十四 集 第 五十五 集 第 五十六 集 第 五十七 集 第 五十八 集 第 五十九 集 第 六十 集 第 六十一 集 第 六十二 集 第 六十三 集 第 六十四 集 第 六十五 集 第 六十六 集 第 六十七 集 第 六十八 集 第 六十九 集 第 七十 集 第 七十一 集 第 七十二 集 第 七十三 集 第 七十四 集 第 七十五 集 第 七十六 集 第 七十七 集 第 七十八 集 第 七十九 集 第 八十 集 第 八十一 集 第 八十二 集 第 八十三 集 第 八十四 集 第 八十五 集 第 八十六 集 第 八十七 集 第 八十八 集 第 八十九 集 第 九十 集 第 九十一 集 第 九十二 集 第 九十三 集 第 九十四 集 第 九十五 集 第 九十六 集 第 九十七 集 第 九十八 集 第 九十九 集 第 一百 集 第 一百零一 集 第 一百零二 集 第 一百零三 集 第 一百零四 集 第 一百零五 集 第 一百零六 集 第 一百零七 集 第 一百零八 集 第 一百零九 集 第 一百一十 集 第 一百一十一 集 第 一百一十二 集 第 一百一十三 集 第 一百一十四 集 第 一百一十五 集 第 一百一十六 集 第 一百一十七 集 第 一百一十八 集 第 一百一十九 集 第 一百二十 集 第 一百二十一 集 第 一百二十二 集 第 一百二十三 集 第 一百二十四 集 第 一百二十五 集 第 一百二十六 集 第 一百二十七 集 第 一百二十八 集 第 一百二十九 集 第 一百三十 集 第 一百三十一 集 第 一百三十二 集 第 一百三十三 集 第 一百三十四 集 第 一百三十五 集 第 一百三十六 集 第 一百三十七 集 第 一百三十八 集 第 一百三十九 集 第 一百四十 集 第 一百四十一 集 第 一百四十二 集 第 一百四十三 集 第 一百四十四 集 第 一百四十五 集 第 一百四十六 集 第 一百四十七 集 第 一百四十八 集 第 一百四十九 集 第 一百五十 集 第 一百五十一 集 第 一百五十二 集 第 一百五十三 集 第 一百五十四 集 第 一百五十五 集 第 一百五十六 集 第 一百五十七 集 第 一百五十八 集 第 一百五十九 集 第 一百六十 集 第 一百六十一 集 第 一百六十二 集 第 一百六十三 集 第 一百六十四 集 第 一百六十五 集 第 一百六十六 集 第 一百六十七 集 第 一百六十八 集 第 一百六十九 集 第 一百七十 集 第 一百七十一 集 第 一百七十二 集 第 一百七十三 集 第 一百七十四 集 第 一百七十五 集 第 一百七十六 集 第 一百七十七 集 第 一百七十八 集 第 一百七十九 集 第 一百八十 集 第 一百八十一 集 第 一百八十二 集 第 一百八十三 集 第 一百八十四 集 第 一百八十五 集 第 一百八十六 集 第 一百八十七 集 第 一百八十八 集 第 一百八十九 集 第 一百九十 集 第 一百九十一 集 第 一百九十二 集 第 一百九十三 集 第 一百九十四 集 第 一百九十五 集 第 一百九十六 集 第 一百九十七 集 第 一百九十八 集 第 一百九十九 集 第 二百 集

一 進山口見兩旁的山花野草，極其茂盛，心說：一處不到一處迷，這山上這麼好的土脈，竟有陰風崖，三絕嶺，寸草不生，真叫怪事！進山口不到二里地，道旁三三兩兩的，倒比夜間多加了

卡子，暗說這是怎麼講呢！可是這些壯漢見雲飛過來並不攔阻，心中越發狐疑，趕到了莊院門前，却見蔣振芳跟一個中年的漢子站在門前，旁邊還有四名壯漢站着，看那中年人，一張瘦削的面龐，鵝眉鼠目鷹鼻子薄片嘴，兩耳扇風一臉的油滑之氣，穿着件藍紡綢大褂，大襟鈕扣，不扣搭拉下來，衣角被風吹起，露出月白袖子中衣，白色矮腰襪子。散着襟口，三鑲綠坐條緞鞋，在關東地方這種打扮，看着十分扎眼，這時雲飛已走到近前，見蔣振芳雙眉緊皺，滿面愁容，很勉強

向前迎接，只說了聲，「大哥這是從店裏來罷？把牲口交給他們，你裏面請吧。」話說完了立時又把雙眉緊鎖，旁邊站的那人也不給引見，神情恍惚，看那神色，心中似有甚麼疑難大事似的，那個中年的男子背着手丁字步一站，揚眉吐氣的不住的瞥着雲飛，雲飛向一名壯漢一點手道：「你多辛苦。」那壯漢湊過來，伸手就要接雲飛的絲韁，雲飛道：「慢着，我是問問馬棚在那兒？我得自己去，這匹牲口性太烈了，不教生人近前，這壯漢把手縮回，向大門內一指道：「馬棚在後邊啦。」雲飛道：「我在這裏呆不住，就把牠拴在過道旁，教你們這裏馬夫把草料弄一菠籮來喂飲一遍就行了。」那壯漢答應了一聲，駁頭自去照辦，那中年的漢子這時不待引見，逕向雲飛道：「這位就是雲師父罷。」雲飛看了看這中年的漢子答道：「不敢當，在下姓雲名飛，未領教尊駕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皮，有個匪名叫三虎，我這裏跟蔣爺共事多年了。」雲飛道：「原來是皮三爺，久仰了。」皮三虎見蔣振芳怔着，遂冷然的說道：「大哥你是怎麼的，那麼大的人物到了，竟不給我引見。」蔣振芳勉強的答道：「兄弟你別怪罪，我是夜間失眠，精神倦極了，全不是外人，沒有甚麼說的，咱們裏邊說話罷。」三人這才往裏走，雲飛走了兩步，把牲口拴在了過道旁，把鞍子給掖下來，小包裏提在手中，一同到東跨院南客屋。

這皮三虎非常的客氣，候雲飛落坐，親自敬了一盃茶，滿臉陪笑的說道：「雲師父從店裏來罷？這還要往那裏去呢？」雲飛道：「我是爲着點小事到寧古塔去一趟，皮三爺回來的真快，皮

三虎笑道：「雲師父，一身的絕技，我們真佩服的五體投地，船走到三十里。篷的繩子就斷了一根，這兩隻船不能單走，幸虧這河面上，要是在海裏這一下子就全喂了甲魚啦！我們見繩子斷了還不以爲意，想着必是滑車子有毛病，磨着繩子啦，忙着下錨攔岸，好在船上全預備繩索，教水手爬到桅上去重拴繩子，因爲在夜間手脚不很俐落，這個桅沒收拾好，那個船篷的繩子又斷了！我就知定有人暗算，趕緊令船上戒備，一面把那條桅也收拾好了，天已將近五更，急忙開船，走了沒有二里，蔣大哥差人騎馬趕到，說是有緊急事，須趕緊回陰風嶺，事關生死，不得遲誤。我知道這裏定有變故，論起來我運的兩船私貨，不能就這麼輕易回來，不過跟蔣大哥共事多年，生死之交，他這裏出意外之事，若不趕緊回來，如何放心得下，這才緊趕回來。到這裏才知道是遇

集 一 見高人，教我們棄邪歸正，若再作這沒天理的生涯，我皮三虎是歷來沒遇過正人，所以始終迷住心竅，如今聽我蔣大哥一番相勸，也很後悔已往之非，雲師父還得指給我一條明路，我們也好遵從。

雲飛一聽這皮三虎說的話，很是入情人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並且蔣振芳也過於多慮。遂笑答道：「皮三爺即能這麼從善如流，我是十分的欽佩，像你們二位這份聰明精力，及一身武功，何事不成，何事不可爲，光明正大的事儘有可圖，完了現在的這件小事，我們還要湊在一處共作一番事業呢？現在請你們就把那六七十人放走，這家中還有沒有呢？」皮三虎道：「卽然不幹了

：決不能再留着他們，西院還有十幾名，等到夜間也把他們運到船上，把船開出十幾里去，每人給他們幾吊錢把他們一放，好教他們不知是從那裏走的。若在白天打發他們走，恐怕就有不怕死的。欲圖報復，勾結了官人，我們這裏以後也不能立足了。」雲飛點點頭道：「這也是個辦法，可是在他們進山時，難道就不怕他們認的路徑了嗎。」皮三虎道：「在騙他們進山時，不是夜間，就是繞着小路走的，他們那會認的路徑呢。」雲飛道：「但願不再生枝節吧。看了看蔣振芳一語不發，隨向二人說道：「我有要緊事，不能再耽誤了。趕緊得奔寧古塔，這裏事你們二位辦吧，我的事辦完必到這裏。」

荒 山 俠 蹤

皮三虎見雲飛要走，立時站起來說道：「雲師父，不論怎麼忙，可得耽誤一天。這裏的善後還得幫忙，你既成人之美，得有始有終，若是這時就走，我們恐怕未必辦的如雲師父之意。豈不把你的一份善意全埋沒了。」蔣振芳這才說道：「大哥你若是有要緊的事呢，就沒法子。如若可以再耽誤一天，就請明天再走罷。」皮三虎瞪了蔣振芳一眼道：「怎麼也得屈尊雲師父一天。」雲飛見蔣振芳說話時神情冷落，不覺動了疑心，索性要看他們是否真心洗手。隨含笑說：「皮三爺，這麼拾愛，我倒不好過於固滯，只可多打攪一天罷。」雲飛說完，見那蔣振芳神情還是冷冷的，皮三虎却是滿臉笑容。雲飛不覺暗含怒意，心說你們倘敢再有三心二意。定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，心中正盤算着，耳中又聽得這宅院的後邊，又起一種怪聲，雲飛隨向皮三虎道：「這聲音又

是陰風崖發出來的怪風吧，皮三虎道：「不錯，正是那股子陰風起來了。」雲飛瞧了瞧陽光也就在辰末已初的時形，遂站起來向皮三虎跟蔣振芳道：「二位那位辛苦兩步，領我到陰風崖開開眼。」蔣振芳冲冲站起來道：「我陪着大哥去。」那皮三虎惡狠狠的瞪了蔣振芳一眼，隨也站起來道：「咱們一塊兒去罷。」剛要出屋門，從外面進來一個壯漢，向皮三虎道：「皮三爺酒飯全預備好了。」皮三虎站住了說道：「雲師父咱們別去了，吃飯罷。」雲飛道：「早晨我在店中吃過點心，還不甚餓，咱先瞧瞧去。回來再吃不好嗎？」皮三虎站住了說道：「雲師父忙甚麼呢？咱們飯後正趕上午時起的風，陰風崖所發出來的陰風，惟有子午時最猛烈，那才好看呢！何必非這時去不可？」雲飛一聽皮三虎的話，心中已明白了，他既知道准午時來這種風，每日必有一定時候從山窟中發出來，我在寅時回店，正趕上起了一陣風，到這時正隔一個時辰，皮三虎又說午時還要起風，那一定是一晝夜來六次，皮三虎能進陰風崖三絕嶺，定然是躲着丑卯巳未酉亥六個時辰，那豈不是如履康莊，別的人始終不敢進去，必是胆子小，總怕剛走到半道上起了陰風把命喪了。雲飛這麼猜測，還是一點不差。

這陰風崖三絕嶺的陰風，確是隔一個時辰來一次，這種陰風並不是甚麼怪異。只因窩金山在數百年前金苗很旺，經過官府發覺後，派人開採，只是沒有這種專門人才，採出來金沙，混金石，陶冶不得其法，白耗費了多少資財得不償失。後來索性不採了，可是官家不採，可也不許民人

荒山俠蹤

採，近山的土人，很有到過外國挖過金礦的，他們到是懂的採金提金的法子，雖是沒有機械。就只憑人採，也比種地強十倍。他們遂暗暗的集合了幾十人，偷着進了山，開出洞來，就在裏邊採金煉金，居然很得利。日子一長，人是越聚越多，各處開的淨是地洞，這些採金的開採了二三十年，誰知道這片的山坡，最下層敢情是泉眼，趕上若干年前那次大地震，把下邊全陷落下去，上面的峯頭又陷下去，把這一帶已塌下去的山遂又陷下去。上面倒下來的峯頭，却又鋪塞滿了，年代越久，下面場陷的越遠，下邊這空洞的地層下有進風的地方，連內裏的陰霉潮溼之氣，有一週時的工夫，轉到了地面的洞口，一發不可遏止，不止於是排洩出來這股子陰風的力量大，就那股子霉氣，人中了也立時暈絕！這就是陰風崖的來源表明，且說雲飛見皮三虎一再相攔，自不好非去不可，那皮三虎照應張羅一切，可是寸步不離左右，蔣振芳却在壯漢們調擺桌椅的時候出去了。雲飛不經意溜到門口，一眼瞥見那月亮門內，有提着鬼頭刀的一恍，跟着閃在了門後去了，雲飛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他們爲何又戒備起來，莫非當真擺甚麼歹意，正在心中疑慮的時候，見蔣振芳從後匆匆的走出來，雲飛正是當門而立，見蔣振芳來了，自己往後退，要讓開門口，那蔣振芳却沒有走院子當中，偏着西面過來的，回頭往角門看了看，趕緊的向自己一使眼色，雲飛不覺一驚，本是往後退的，這一來却是不動了。見蔣振芳腳下一點地，已躍上了台階，看情形是怕屋裏有人看見，上了台階，左腳一抬，從雲飛的右邊往屋裏邁，門口可是極窄，蔣振芳往裏一進身

，左手從袖內探出兩指，拊着一個寸餘小紙捲，遞給雲飛。雲飛伸出右手食中二指，把紙捲接過去，一遞一接，屋中人決難看出絲毫痕跡，這時蔣振芳已進了屋，兩個壯漢已把桌椅調好把酒菜擺上，一個拿在桌子旁邊。一個拿起油盤往外走，蔣振芳却把那個人攔住問道：「李二，廚房裏把魚買了沒有？」李二道：「莊主爺既吩咐了，那能不預備。出去二十里地買來的活魚。」蔣振芳故意一攔這壯漢的當兒，雲飛把紙捲在袖中打開。裝作一撫鬚鬚。把紙條一看，上面潦潦草草的寫了幾行字，寫的是。

「皮某欲置吾兄於死地，網羅密佈，勿貪口腹之慾，急早抽身，弟已成獨夫，在陰謀未暴露前，礙難與之反目，請慎防之。」

雲飛看完。把紙條捏成一團，用手一捻，把這紙條捻得粉碎，丟在門外，被風吹得無影無跡，這時皮三虎招呼道：「雲師父請入坐罷！」雲飛慢吞吞轉過身來，向桌上望了望，含笑說道：「這又教二位破費了。」皮三虎笑道：「雲師父不要客氣，你我全是自己人，這一席酒是雲師父成全我們改過從善，從此洗手綠林的喜筵，蔣大哥你我須敬雲師父三盃。」蔣振芳這時臉上的顏色不似方才愁雲籠罩的那麼難看了。忙答道：「理當的。大哥請坐罷。」雲飛道：「咱們隨便坐。二位若是這麼恭敬我，倒教我不能隨便了，我先告個罪，酒我可不能喝了，我從前嗜酒如命，說句沒出息的話，在三年前，我聞見酒味，立時唾涎欲滴，只爲險些從酒上喪命，如今是滴酒不

聞「皮三虎似乎很失望的問道：「雲師父怎麼險些喪命在酒上呢，這倒是新鮮事。可以把這原故告訴我們嗎？」雲飛道：「提起這事把人恨死，五年前，道經皖南沙金鳥的時候，收服了三名水面上的朋友，當時我愛他們全是二十幾歲的年紀，正是立身揚名的時候，我原打算好了，一個教他到兩淮緝私營那裏去効力，兩個是隨我回湖南，求我恩師把他二人薦到湖廣總督那裏去當差。那知這三個人是人面獸心，竟假作十分的感激，暗地裏在酒中下了毒，打算把我醉倒時，再把我扔在江中，他們三人好任所欲爲。我彼時見酒斟上來，那還察看有甚麼惡意，剛喝了兩盃，有一名水手匆匆的跑進來，把酒壺從桌上搶過去，給扔在地上，駁頭就跑，口中却招呼着我，雲大爺你還不快走，他們要把你害死，這三個水寇一聽立時大怒，剛要去追趕那水手，此時我已經覺得有些頭暈，脚下發軟了。好在我中毒不多，精神上還可支持，這就應了俗語說：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我能容人，誰肯容我，立時動起手來。掌上擊死兩名，那一名本想逃走，被我追到金沙鳥的山頂上把他生擒，從山頂上把他扔了下來，把他葬身在數十丈山澗之下。當時我精神一弛，脚下一滑，一頭往下撞去，那時若是掉下去也得粉身碎骨，決無一毫生望。那名水手却又成了我救命的恩人，那時因爲我追趕那水寇他放心不下，隨後趕了來，見我把那水寇扔下山澗，我的身體已發恍，幸虧他力大，手底下也明白，一把把我拖住，當時總算死裏逃生，他把我攙扶回去，喝了些解毒酒的藥，我清醒過來算是把一場殺身之禍脫過。二位看，好酒貪杯，多麼誤事，

我所以從那時起，滴酒不入口了。」皮三虎聽了把眉頭皺一皺向雲飛道：「我們哥倆這一分誠意算白盡了，莫說是雲師父已戒酒，就是不戒酒，我也不便再讓了。因為你所遇上的事，跟這情形一樣，前人撒土迷後人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們爲避嫌疑，也不能再讓酒了。」

雲飛笑道：「皮三爺倒不必這麼多想，像你們二位那能像那無恥的匹夫！只會用暗箭傷人，今天我倒要破例痛飲幾盃。」皮三虎道：「我是捨命陪君子，我也是歷來不好喝酒的。偶然心裏悶了，喝個一兩盃，若是醉倒了，雲師父可不要見笑。」雲飛道：「我就是破例也不敢多飲，咱們各盡三盃罷。」皮三虎向蔣振芳道：「雲師父受過小人的暗算，咱們是主人，不能教人家疑心，你我必須先喝才對。」蔣振芳道：「這是應該的。」皮三虎見從人溫了酒來，遂把壺接了過來，先不斟，抬頭問那壯漢，這燙的是甚麼酒，那壯漢被這一問，頓了一頓，螞蟻蜚蜚的答道：「不是拿蓮花白攪紅玫瑰嗎？」皮三虎把眼一瞪，厲聲叱道：「混蛋，這又不是一個人喝，還燙這個酒嗎？這位雲師父是江南人，不喝白乾，快把存的那罈子遠年花彫燙上一壺來，你們可不准把好酒偷出去給我攪合水，我嘗着差一點，回頭剝你們皮。」蔣振芳道：「三弟何必跟他們着急呢？教他們把酒罈弄來在這裏開罈，也省得屈冤枉好人。」皮三虎道：「這法子倒牢靠，要不然我也疑心？」雲飛用手撫摸着鬍鬚笑吟吟的看着，皮三虎道：「雲師父不要見笑，你不知道這羣東西多可惡了！變着法子想琢磨你。」雲飛笑道：「對於他們只可一眼睜一眼閉，若是處處認真，整天就

跟他們鬧了。」

說話間壯漢已把酒罈子搬來，開了罈子滿滿打了一酒壺，蔣振芳却把壺接過來，給雲飛滿斟一杯。又給皮三虎滿上，皮三虎站起來道：「大哥我可不敢當。」蔣振芳道：「這杯酒是願三弟你立時猛省，從此我弟兄全作個好人，祝兄弟前程萬里，近君子遠小人罷。」皮三虎道：「咱先別提這些事，問問雲大哥這罈酒味如何」雲飛聽得蔣振芳這幾句話說得非常牽強，要笑沒笑出來，隨說道：「你們二人這麼動起謙辭來，非常有意思，別謙讓了。」這剛酒斟在杯中，盃子的邊上全掛住酒了，馨香撲鼻，我的饑涎欲滴，還不知味道怎麼？請啊。」說到這裏，舉起盃來向兩人一讓，隨送到唇邊一飲而進。蔣振芳跟皮三虎也陪着喝了，彼此一照盃，雲飛撫了撫鬚鬚連說好酒，向皮三虎問道：「這罈子美酒那裏得來的？據我看這罈酒沒有三十年，味道決不能這麼醇厚。」皮三虎道：「這酒聽說不止三十年了，要是拿錢買，決買不着，這是江南水師提督吳寶琛給蘄遼總鎮送壽禮的禮品，我是在線上做買賣時得來的。」

雲飛聽了遂再不往下問了，知道這皮三虎無惡不作，實不能留他，倘若沒有害我之意，我倒不好下絕情，這倒是件難事。隨用浮常的話敷衍了兩句，皮三虎是殷勤相勸，雲飛原是極大的酒量，不過暗存戒心，喝了十幾盃，再不肯喝了，皮三虎也不再相強，壯漢們跟着上菜，雲飛候菜上來提着筷子只是讓，多讓皮三虎先下筷子，自己才敢入口，一席未終，蔣振芳停住筷子一怔神

，皮三虎問道：「大哥你想甚麼，蔣振芳道：「陰風崖的風又起了，雲師父惦着看看。咱們瞧他去。」皮三虎向雲飛道：「雲師父吃完了再去看吧」雲飛把帽子放下說道：「我是既醉且飽，二位帶我開開眼界，三人一同出了倒座，皮三虎却故意慢了一步，向屋中招呼了聲：「李二。」雲飛回頭看了看蔣振芳，却見他跟那壯漢低聲耳語，眼却望着自己跟蔣振芳。見自己一看他，遂趕緊的趕過來，那壯漢健步如飛的繞過三人向前邊跑去。

二 雲飛還沒出這院子，聽得前邊一陣脚步的聲音，就像有二十人跑過去似的。趕到來到大門過道院內，見前邊並沒有多少人，只兩個壯漢看門，一個馬夫在那裏看着自己的火龍駒。放着一籃籬草料，馬夫老遠的站着，見三人出來，湊過來向雲飛道：「老師父，你這匹牲口太厲害了。你進來時，我們那個夥伴牽着牠也沒犯性，趕到你一到後邊去，我們再進前就不行啦。我還是先把草料給牠放到嘴底下，才去給牠卸鞍子，那知牠一蹄子險些把我踢死！」雲飛笑道：「這匹牲口你們降服不了，夥計你太辛苦了。」隨在腰中掏出一小塊碎銀子，有一兩來重，遞給那馬夫道：「買雙鞋穿罷。」那馬夫却不敢接，眼望了皮三虎一眼，却謙讓道：「小人不敢花你的錢。」雲飛道：「拿去別麻煩！」

蔣振芳發話道：「雲師父既賞給你，你就謝謝罷！」那馬夫遂接了過去，打了個阡，說了聲：「謝謝雲老師父。」雲飛點點頭，三人到了門外，蔣振芳頭裏引路。從東北角上轉到了莊院的

後面，地勢是越走越高，稍微的偏着西北點，走了半箭地，再往東一拐，耳中聽得風聲如同牛吼，雲飛暗中稱奇，湛藍的天，一輪紅日當空，在山上不遠是一陣陣的微風，如今竟會像嚴冬的西北風似的。皮三虎用手一指道：「雲師父請看那個山道內就是陰風絕嶺了！」雲飛順着手一看，這條山道天然生成夾谷似的，西邊是山，當中很寬的一條山道，除了這條道，那兩邊全是筆直的一道大嶺，好似一堵大牆，當中開着門戶似的，見那五六丈寬的山道內，風沙滾滾，石塊翻飛，帶着極濃的黑氣，雲飛仔細看，這才明白，這種陰風並不是從一處發出來，是一個山窟的風熄了，別的山窟又起來了。故此這種地方好幾處的混合在一處，顯着極其雄厚，往裏裏看，後邊的兩邊石頭已經合在一處，山道內不見天光。雲飛站的這裏離着很遠，時時有一股子霉氣觸鼻。遂向二人道：「這條路既被阻斷，難道這窩金山就別無道路可通了麼？」皮三虎道：「還有別的道路，只是離這裏來有二十多里的一個山口，可以越過這座山去。好在這山脈，並沒把往南去的大道完全阻斷，不過多繞幾里路，說話時陰風虛的風力已熄，現出很平坦的山道，雲飛道：「出門的人時時不能大意，拿着這麼平坦的山道，竟斷絕了行人。若是不知道的，那會疑心這裏會有足以致人死命的陰風。」蔣振芳道：「咱們回去罷。」雲飛又審度了一番莊院前後的形式，一同往回走着，皮三虎向雲飛道：「雲師父你方才所說沙金鳥遭人暗算，那水手破死命救你，其中定有淵源。若是素不相識，實在不近情理？」

雲飛道：「皮三爺你問的很對，我當時也是非常疑惑，趕到我神智清醒了以後，我一問水

手救我的原因，趕情他是我家鄉的近鄰，他姓秦名清，在他十五六歲時，家中一貧如洗，父母相繼去世，秦清長得身量高力氣大，每天不得一飽，我家中原有些稻田，遂把他留下，供給他衣食飽暖。呆了三四年的光景，我去湘江學藝，回來時聽說他到鎮江投親去了。誰知他竟流落在沙金島，做了沒本錢的生涯，在我家鄉不過見他一兩次，又隔多年，那能認得他。當時他一說明他自已的出身來歷，我勸他不要再幹這種損人利己的生涯了。秦清倒還聽我相勸，教我幫着他把沙金島的餘黨肅清，他們一共有二十多隻風船，秦清是極好水性，善使魚叉，遂以打魚爲生，那些隻船名爲清字漁船，全有標記，爲是不跟那販海砂子（販私鹽）的，及海盜們攙合，免得受連累。

一 聞得這幾年清字漁船在江南北很有名頭，漁船已增到了百餘艘。」蔣振芳讚嘆道：「看起來事由人爲，幹甚麼不能吐氣揚眉，何必定作犯法害人的事呢。那皮三虎是啞口無言，一邊說着，已進了莊院，仍回到倒座裏。皮三虎故意的向雲飛問長問短，不是領教武功，就是問江南的風俗人情，他始終不離雲飛左右。就這麼消磨了兩個時辰，天已到了酉時，皮三虎忽的向蔣振芳道：「大

哥晚上放那七十多人時，大哥自己辛苦一趟罷。可不是我偷懶，因爲這裏我跟雲師父全不能離開，咱手下這些人，全是亡命之徒，有雲老師父在這裏鎮着，他們不敢再生別的心。等把兩船私貨打發完了，大哥趕緊回來，憑雲老師父這份神威鎮着。每人給他們二三十兩銀子，滿把他們打發

走了，那才算頭清眼亮。不然的話，恐怕有極大的危險。」蔣振芳道：「難道他們還動你我弟兄不成？」皮三虎道：「那也保不定，我從旁邊聽了他們背言，很是不滿意你我弟兄。因爲一散夥，他們得另謀生路，大約要趁着雲師父押着船走時，他們打算把咱們積蓄全搶完了，放把火一燒。」蔣振芳氣沖沖站了起來道：「這是那個說的，我去問他。姓蔣的那一點虧負過人。」皮三虎道：「大哥這也犯不着跟他們嘔氣，這種話雖是有，真這麼辦也許不致於，不過咱們不得不防。」雲飛略一沉吟，遂向蔣振芳道：「就依皮三爺這麼辦罷。」雲飛自己索性一切故作絲毫沒有覺察，好令皮三虎放手逞凶，自己要爲窩金山斬此惡魔爲受害良民報仇雪恨，致令偌大莊園，化成灰燼，陰風絕嶺慘死元凶。

第二章 焚莊院皮三虎誤闖陰風崖

蔣振芳好容易盼得把毒藥酒說破，皮三虎又生惡念，雲老師似未覺察，皮三虎說甚麼竟依甚麼，蔣振芳暗中十分着急，只是又不便過於爭執，趕到日色西沈，雲飛去看了看自己那匹牲口，晚飯已過，蔣振芳愁眉不展，那皮三虎是精神百倍，雲飛談笑自若。蔣振芳抽冷子向雲飛說了句：「你別大意，他實有害你之心！」雲飛却答了聲：「請放寬心，他是自速其死！」

振芳不好再說甚麼，只得走開。皮三虎道：「大哥你該走了，這裏的十幾個，也得帶走。」

早辦完了心裏也塌實，蔣振芳點頭道：「這賊走！」隨向皮三虎道：「三弟，我也得帶幾個人罷。」皮三虎道：「這些事不用大哥分心，兄弟早給你分派好了，雲飛向皮三虎道：「皮三爺我還沒看見你們這裏，弄的人在那裏拘禁着。」皮三虎道：「咱們一同去看看罷。」

三人一同够奔西院，進了西邊的一條箭道，皮三虎指着西面上五間小廈子道：「就在這裏邊，雲飛看了看，就是昨夜打死惡狗的地方，有兩名壯漢挑着燈籠把門鎖開了，門一推開，從屋裏就撲出一股子臊臭之氣，又聽得一陣的呻吟之聲，那兩名壯漢先進去，大聲嚷道：「起來起來，別裝蒜啦！」雲飛閉着氣也跟着進來，借着燈光一看，見這屋子是勾連着，連炕也沒有，只在地，上橫輪豎臥着十幾個囚首垢面的莊家漢子，被這兩名壯漢一招呼全坐起來，內中單有兩個枯瘦如柴的，依然輪着呻吟不止，這兩名壯漢走到那兩個病人前，用腳踢了踢道：「起來罷，這不是養病堂，那兩個病人被壯漢踢着，一邊哎喲着；一邊說道：「誰願意病啊，想起也起不來；有什麼法子呢？」蔣振芳招呼道：「你不用管他」遂向這十幾個人說道：「你們全站起来，原本是打算教你們跟着到同江那一帶開墾去，看你們這種情形，一點苦也受不了。我們這不能白養閑人。全站起來，趁着今晚風順，把你們送到劉家集，自己再找別的活作罷。到船上每人賞兩吊錢，聽明白沒有？」內中有一個莊家漢子，却是山東口音。向雲飛道：「俺說大爺，要是做莊家活，俺沒個不行，俺們到關外就是受大累來的，爲的這工錢大，可以多賺個三頭二百的，只要大爺你別教俺

第二章

們坐牢監就行」雲飛道：「現在我不用人了。我把你們鎖在屋裏怕你們跑了，我也是替別人辦事，你們吃喝完了一走，我沒法交待。」挑着燈籠的兩名壯漢道：「走哇，那兩個走不了的你們架着他」雲飛見這些人待遇如同囚犯，雖然蔣振芳已痛改前非，可是尙有巨奸大惡未除，心中非常憤悶，自己想退出屋來，皮三虎也跟着出來，蔣振芳帶着四名壯漢，押解着這十幾名莊家漢子起身。雲飛向蔣振芳道：「老弟，你把他們打發早早回來。」蔣振芳點頭應從。皮三虎隨同雲飛回轉倒座，這一忙亂，二更已經過去，皮三虎又坐了一會，打了個呵欠，遂站起來向雲飛道：「雲師父，隨便歇息罷，天已不早了，蔣大哥不過五更回不來，咱們不用等他了。」雲飛道：「我也不客氣了，近來精神太不好，晚睡一點，顯着十分疲乏。」皮三虎隨招呼了一名壯漢，給雲飛收拾床鋪，皮三虎却向那壯漢吩咐道：「把窗戶給雲老師父關上吧，山上的夜風涼，老人家睡不慣這種地方。」

雲飛看了看兩邊房山，一邊開着一個窗戶，就是一人高，一邊兩扇紗縹子，裏邊單有兩扇糊着紙的窗門，雲飛向皮三虎道：「紙窗戶不用關了，敞着紗窗還涼爽些。」皮三虎遂向雲飛告辭道：「我還得前後院察看察看，雲師父請安歇罷。」雲飛道：「皮三爺請便，皮三虎走後那壯漢也把屋內收拾完了，又問雲師父還用甚麼不用了？」雲飛道：「不用甚麼了，你們把門帶過去罷」那名壯漢將兩盞臘台熄滅，只靠床鋪前點了一盞油燈，將門倒帶過去，雲飛見壯漢走了，略

一凝神，遂將那油燈的火燄撥下去，只留豆大的一點火亮，屋中也就是影影綽綽的，可以辨別出一切來，這才把長衫脫去，雲飛歷來就寢前先調氣養神，溫習內功，今晚是合衣而臥，不大工夫却已鼻息勻合，似乎已睡着了。

其實雲飛那裏敢這麼大意呢，在白天已看出皮三虎不懷好意，後來蔣振芳傳柬示警，雲飛已時時防備，趕到蔣振芳走後，雲飛知道他必要下毒手，不過藝高人胆大，那把皮三虎放在心上。遂在床上假寢，靜待有甚麼變動，過了一個更次，剛交過三更，在枕上聽得有微細脚步之聲，細辨聲音的來路，似乎是東南北三面，雲飛一想是了，兩面只兩間廂房，還是閃開倒座。這倒座的西房山外是一堵大牆，這聲音全是宅子裏的，雲飛所躺的床鋪是臨時搭的，稍偏東一點，頭朝東，又將耳朵貼近了鋪板，仔細聽一聽，脚步的聲音很凌亂，可是這種聲音仗着是夜間萬籟俱寂，並且木板最能傳聲，若是坐起來決難聽見。這種脚步走動時全是躡足潛蹤，不是明目張胆的放開脚步走，雲飛測定這羣賊黨定是在這裏集合。微把頭抬了抬往東西兩面窗戶上看了看，可巧今夜月色不明，並且還是月至中天，也照不到窗上，紗窗外就是有人，也看不清楚，遂仍躺在枕上候着，不大的工夫，聽得東西兩面的紗窗微微有聲，這時見屋門口的兩扇格扇。也往兩下一分，推開了一尺多的縫子，可是一點聲音沒有。倏的格扇下半截黑影一恍，一人伏身在門前地上，東西紗窗味的似已被人割着。雲飛這時雖則仍然輪着，可是已經會聚元神，五官並用。耳中聽得格扇

前伏着那人彈指甲作聲，跟着兩邊紗窗嘎吧嘎吧的同一響，嗚味的兩枝弩箭，向雲飛躺的地方射來。東邊這枝箭從雲飛的頭皮擦過，也只差着幾分面門就得受傷，吧的斜嵌在鋪板上，西邊來的那枝箭。射在東窗下的一個銅盤上，噹的一聲，聲音非常大。跟着那伏在格扇前的人，往前一縱掄起刀來，往雲飛腰上就剗，這人恨不得一刀把雲飛剗到地裏去，他是掄起厚背鬼頭刀來，雙手握着刀把往下剗，砰的一聲，刀已陷入鋪板，雲飛已是蹤跡毫無。

這人就知不好，趕緊的一起刀，可是當時用的力量太大，刀刃深陷在板內，一用力拔，鋪板全帶起來。剛要用左手按着鋪板起刀，就覺着兩膝磕被人踢上，全身騰起，正撞在格扇上全身體往下一墜，撲通一聲摔在地上。哎喲了一聲，忍着痛一下腰，往外蹣，趕情這賊人是個急勁，拚命的脚下一用力，在平常的時候，足可出去一丈開外，他被摔的地方，離着格扇門也就是五尺來遠，那知膝磕蓋，已被踢傷，連撞連摔，混身好幾處傷痕，趕情腿下立刻差了，剛到格扇前，又摔在門坎上。就勢一滾，滾到門外，這賊人才敢出聲，大喊：「老小子扎手別叫他走了。」

原來雲飛在那賊人刀往下一落，就勢往下一滾，右手把住了床鋪的邊子，身子翻到鋪底下，左手又掐住床鋪的邊子，這才起雙足把賊人踢出去，自己也一旋身由床底下出來，見賊人一喊，這才知道正是皮三虎，雲飛不覺大怒，遂大喝一聲：「皮三虎，你敢暗算老夫，再讓你逃出老夫手去，我是匹夫之輩！」剛要往外追，猛然想起方才那兩枝暗箭，倒不能大意，回手把鋪板上那

第二章

把厚背鬼頭刀握在手中，用左手一拍鋪板，刀已起下來，隨壓在左肘下。撲的一口把那搖搖欲滅的一點燈光也吹滅了，來到門口往外一看，見房上下全有人，房上的全是弩弓，下面花槍破刀，把花牆子屏門全守住了。雲飛隨手抄起一隻凳子，悠的扔了出去，皮三虎不是躲的快，正砸在背上。凳子落在地上，摔得完全粉碎，皮三虎也是到花牆子外，雲飛隨着往外一縱，剛到院中一落脚，只聽得一聲呼哨，緊跟着叭叭一排撥弩，雲飛把這鬼頭刀施展開，上下翻飛，把箭削斷的削斷，磕飛的磕飛，紛紛落地。雲飛被迫到這種地步，殺機陡起，瞥見東廂房上只有兩人倒替着裝箭往下射，遂一場腰，脚下一墊步，飛身縱上簷頭，人影刀光一齊到，兩個持弩弓的壯漢斜錯站着，一前一後，前邊這個正在裝箭的工夫，見雲飛躡上房來，想拿箭射已來不及，想趁着雲飛沒站穩，一脚給踢下房去，雲飛腳剛往簷口上一落，這壯漢抬腿就踢，雲飛輕功已到火候純青，焉能吃這種虧，早防到這一手。右脚一找着簷口，左手撲的一把把這壯漢的左腿腕子掙住，往後一帶，自己可借拉他的力量，左脚也找着瓦攔，那壯漢整個的扔下房去，撲……的一聲，摔的腦漿崩裂，連哎喲全未容哎喲出來，立時絕氣身亡，房上站在稍後的那壯漢一怔神，雲飛就在往前一搶身的時候，嘿的一聲，刀刃向外，只往那壯漢的脖子上一推，噗哧一聲，腦袋滾在房坡上，瞎子若是往前一栽，定然噴着雲飛一身的鮮血。遂趁他未倒下來，一抬右腿，兜着死屍的胸口蹣去，這一下直蹣的由後房坡滾下房去，那西北兩面房上，跟南邊花牆子上的弩弓手也不敢射箭，恐

怕射了自己人。雲飛料理了這兩個人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剛要回身先到北邊倒座的房上，忽又是一聲哨子響，三面的弩箭齊發，雲飛一面用刀撥打，一面往房坡上走，爲是退到房坡後，候他們這一排箭射完，裝箭的時候，再劈死兩三個，就緩開勢了，那知往上一邁走，脚下正踩着那已死壯漢流的血跡，腳下一滑手中刀一慢，噔的一箭，正射在雲飛的腿肚子上，雲飛覺着這箭射的不輕！忙搶了一步，伏身在房脊，房後幸喜無人，右腿往後房坡一順，斜臥在後房坡上，再發箭是白糟塌，略略一停，雲飛一捲右腿。伸手把箭拔出來，血已把中衣染赤，好在這枝箭是斜穿在腿肚子上，並沒傷筋動骨，可是血若流的太多了，也於元氣有傷，遂趁着弓弩手箭一緩手的工夫，把刀攢上的紅布條子撕下來，很快的把傷口紮上，

荒 山 俠 蹤

雲飛雖是裏傷口，也是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自思這時是人單勢孤，並且又帶傷，不如暫時退出險地，再想子收拾他們，拿定了主意，往後是回頭，忽聽得屋瓦上吧一響，已上來一人，緊跟着嘩楞楞一響，一條亮銀似的十三節練子鞭奔自己砸來。雲飛這時本是斜臥在房坡上，想站來不及了，遂把右臂一伸，把鬼頭刀舉過頭頂，用地輪拳的功夫，叭叭一連三個翻身，左手一撥房坡，一挺腰站起，那人的十三節鞭，嘩啦的把屋瓦打碎了一片，見鞭打空，往回一撤招，鞭從自己頭上一個盤旋，右腳往右一上步，前身往前探，左腳一蜷，漁夫撒網式，轟的一聲向雲飛的雙腿纏來，這種兵刃最難招架，不能封不能閉，雲飛只憑躡縱躲閃，一連讓了兩招，心中暗打主

意，我若是傷了他倒還容易，只是把他打發開，必然亂弩齊發，那倒不容易對付。不如把他引到莊外，地勢亮開了，再把這廝結果了，就無可懼了！雲飛這種轉念也不過在一剎那之間，這時又走了兩個照面，已看清了這人，就是敗在自己手下的教師李永明。

這李永明自從敗在雲飛的手下，當着衆人栽了個大跟頭，臉上非常的無光，想找這個場又找不了，趕到莊主蔣振芳一心歸正，李永明幾乎得了夾氣傷寒，可是自己無法阻攔，趕到夜間那皮二三虎一回來，他早早的到山口上等着，把蔣振芳業已變心，被一個姓雲的老頭子蠱惑的要散夥，大約還許拿我們送官禮，教皮三虎千萬留神。其實皮三虎早從送信人口中把一切的情形全打聽明白，遂向李永明說道：「李教師，既不願意大家分散，你們只聽我的調度，決無差錯，別說是姓雲的只一個人，就連他有十個八個的，也教他死無葬身之地，除了蔣大哥變心，我看別人未必認頭。你去知會他們全在花園裏聚齊，我跟蔣大哥說幾句話咱們再商量。」李永明見皮三虎已經決意的要收拾那雲老頭子，素日知道他手黑心狠說的到作的到，遂喜冲冲的按着皮三虎的話去集合羽黨。皮三虎見了蔣振芳一拚口。蔣振芳本是實心實意的洗手不幹。無奈素日事事就全被皮三虎把持。這時又被皮三虎威脅。真就不敢和他相抗，皮三虎又把一羣羽黨全收爲心腹教他們把各處的出路全把守住了，只候着用藥酒把雲老頭子灌倒然後下手，只要他往外逃，你們就用弩箭射他，我若不得手時，可千萬別隨意的想動他，因爲這老頭子非是平崗之輩，皮三虎把這些羽黨囑咐

荒 山 俠 蹤

完了，隨着蔣振芳在門前等雲飛。直到想用藥酒未能如願，不知那雲飛。是久歷江湖，多經多見的江湖人。皮三虎遂改變了念頭，決定了夜間下手，並且主意出的還是非常毒惡！他知道雲飛有超人的武功，別說是自己不行，就連蔣大哥的雙鑽鐵懷杖，虞鎮關東，聽他們說，昨夜被雲老頭子空手進招，單掌劈懷杖，蔣大哥才認罪服輸，這麼看起來，只有智取，不可力敵。遂集合齊了三十餘名羽黨，撥十六名弩弓手要把雲飛置之死地，所幸天佑善人，未遭毒手，雲飛稍受了點箭傷，弩弓手實在尚未覺察，皮三虎因為行刺未成，險些喪了命，雖則不是甚麼重傷，可是被踢的也够瞧的了，故此退到花牆子外，喝令弩弓手休得放走了雲飛。雲飛腿中箭，皮三虎又是在地上，尤其是看不見了，內中單有花刀李求明見弩弓停手不射，遂縱上了大牆，仔細一看，見雲飛用房坡影着身子，就知雲飛已受了傷。李永明存心要算計雲飛，遂從大牆上輕輕躍下來，把十三節練子鞭，合在手中，從花牆小門繞出去，來到西廂房房後，縱身躡上簷頭，一抖十三節練子鞭，照定雲飛就砸，這雲飛連躲兩招，當想乘隙把這羣賊誘到莊院外再下手，雲飛見李永明練子鞭纏頭裹腦的又到，遂縮頂藏頭的往下一矮身，跟着遞刀剪李永明的腕子。李永明往回一撤步，雲飛腳下一點已縱上了屏門上的牆頭。弩弓手跟着咕咕的連射過四五箭來，雲飛倒沾了這把鬼頭刀的好處了，只掄了一個背花把這一排箭全打掉，飄身落在屏門外，腳剛剛落地，門外也有把守的壯漢顛槍就扎，雲飛砍斷了兩條槍，抬頭見大門上了門，正要躍上過道的屋頂，覺得背後似乎已

有人踉蹌而至，急忙往左一撤步，一回頭，正是皮三虎，顛槍向自己扎來，槍已扎空，槍尖從自己的右肋擦過，雲飛就勢往前一遞刀，點皮三虎的肩窩，皮三虎前把往回一撤，後把往上一擡，把雲飛的刀封開，順勢一撤步，後把往下一按，前把往裏一擡，直點雲飛的右腿腋。雲飛由左往後一偏身子，用倒打金鐘，鬼頭刀斜着往下一劈，皮三虎抽槍現攢，點雲飛的左肋。雲飛一翻腕子，順勢往上一撩，把槍磕開，皮三虎這條槍非常賊滑，雲飛腿上又有傷，故此讓他佔了便宜。這時那些羽黨全過來把這院子圍的水洩不通。花刀李永明也追過來揮動練子鞭，鎖打纏拿，雲飛若在平時對付這些人那放在眼內，不過現在右腿有點傷，對付兩人頗覺吃力。走了六七個照面，猛聽得過道的頂上有人大聲喝喊：「三弟你太不知自愛了，你趁早扔刀遠走高飛，再要執迷不悟，我可要得罪了」話聲未落，從上面躡下兩人，皮三虎見來的正是蔣振芳，那已逃走的教師武世章，皮三虎一急，遂大聲喊道：「衆位弟兄們，有種的連姓蔣的也別放走了，姓雲的是鷹爪孫，弟兄們不豁出命去可全活不了。」這羣壯漢一半是亡命之徒，早被皮三虎蠱惑的變了心，此時經皮三虎把話一擠，有多一半舉刀槍往上撞。蔣振芳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蔣的那點虧負過你們，這時就敢跟我變心！你們不要命了」武世章一順朴刀，向蔣振芳道：「莊主退後，我打發這羣匹夫」這時壯漢們有三個搶先撲過來，兩個使花槍的奔了教師武世章，一個使砍刀的，欺負蔣振芳赤手空拳，雙手掄刀擡頭蓋頂劈來。蔣振芳往左一撤步，讓過刀鋒，撲的一把刀攆抓住，拾左腿

兜着這壯漢的小肚子就是一脚，這壯漢哎喲一聲，摔出五六步去。倒在地上，疼的來回滾，蔣振芳奪過這把刀來，揮動了如同劈瓜切菜，立時砍倒了四五個，教師武世昌那把朴刀倒存了忠厚，只把這羣壯漢們的兵刃磕飛砍掉，輕輕的傷了兩三名，餘者看事不祥，全扔兵刃奔後面逃走。教師李永明稍一失神，被雲飛一刀砍在左肩頭，一條左臂完全廢了，疼的已暈了過去，倒在地上不能動轉。皮三虎一見只剩自己一人，再若延遲決討不了好！遂拚着命的廝七七一連三槍，雲飛一連拆他兩招。第三槍美女穿梭，雲飛用刀往外一封，皮三虎往回下抽，單手握住血擋，却當棍使喚，使的撥風八打，掄起來一個旋身，奔雲飛的腰上便打，遇上這種招數，兵刃吃不住勁也是不行。雲飛一提腰，斜着退出六七尺來，皮三虎說了聲：「咱們後會有期！」一墊步，躡上東邊屏門上的牆頭，跟着一連兩縱，向後面逃去。雲飛一壓刀，說了聲：「我看你逃到那裏去。一下腰就要追去，蔣振芳橫身攔住道：「老大哥你饒了他條狗命罷。」

雲飛知道蔣振芳念友誼之情，自己也不肯趕盡殺絕，把刀一扔，說了聲：「便宜了這狗頭」。這時有十幾名壯漢，全是空着手從東院擁出來，嘩啦的跪了一片。齊向蔣振芳道：「莊老爺，你怪罪我們了？實是被皮三爺威逼着，我們那敢不聽他的調令，我們可是始終沒敢上前，蔣振芳道：「全怨他一人不知好歹，我決不能讓你們流落到別處去。他已逃走，任甚麼也不用提了，李教師已成殘廢，還是他自作自受，我向來沒作過決情的事，把他搭到屋裏給他上些刀傷藥，飲食

二集

一切不要難爲他，寧叫他仁，我不能不義。看看有幾個死的搭出去找清靜地方掩埋，受傷的好好休養。」這十幾名壯漢齊聲說道：「謝謝莊主爺，我們頂到那兒也願跟着你。」蔣振芳點點頭一揮手，這些壯漢全起來，蔣振芳一眼望見雲飛的腿上綁着一塊紅布，遂問道：「雲師父，腿上怎樣受傷了？」雲飛道：「被弩弓所傷，沒有妨礙。」蔣振芳道：「咱們裏邊坐罷。」遂一同來到客屋，蔣振芳忙取出一包刀傷藥來讓雲飛把傷口敷上，雲飛遂把腿上紮的紅布條子解下來。蔣振芳見傷口還是真不輕，把中衣跟高腰襪子全拿血染了，蔣振芳招呼了一名壯漢，到自己臥室裏拿一件中衣。一雙高腰襪子，蔣振芳親自給打了一盆水，服侍着雲飛洗傷口血跡，雲飛把血跡洗淨，敷上了藥，紮裏好了，雲飛把襪子中衣換好，見蔣振芳這番殷勤服侍，自己十分不忍，又把上身的塵土禪了禪這才問道：「老弟你不是押着船到劉家集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，又怎麼跟這位武教師會在一處呢？」蔣振芳道：「我上船後自己一盤算，若是真個到了劉家集，再打發那羣莊家漢子不到天明我回不來。我恐怕雲大哥遭了他的暗算，遂走了三四里地，名叫風林灣，把船停住，每人發給了兩吊錢，仍然不准他們散開，押着他們繞了兩個荒村一片叢林，任他們再明白些的恐怕也不易找來時的道路，這才指給他們方向教他們向東北走。因爲不到五里是黃家集，那裏是個大個鎮店，作苦工的到那裏就可找活做，我們趕緊回船，往回下走了沒有二里地，岸上有人招呼我，一答話趕情是這位武教師，彼時船走的很慢，又是逆風，武教師教我把船灣住，把我叫下

船去。我先追問爲何逃走？武教師却不教我追問那些閑事，教我趕緊回來。

原來武教師從昨夜被惡狗所傷，逃了出去並未遠走，只在附近隱藏，不時進來查看動靜。咱這裏一切的事，武師父全如同目覩，連皮三虎回來蠱惑這羣傻瓜，想加害大哥你的話，武師父全聽了去，不過想不到皮三虎楞敢這麼下手，我走後皮三虎就調集了這羣傻瓜把這裏包圍，武師父見情形緊急，自己腿上又有傷痕，恐怕露了面也無濟於事，這才想着把我找回來解這個圍。我把船上的水手跟帶去的人全隱住了，就教他們把船靠在那裏，不用跟着回來，因爲若帶他們回來，倘有二心，豈不反爲自身之累，我跟武教師趕緊回來，雖則是大哥沒遭毒手，可是略受毫髮之傷，全是我之過！我實在對不過大哥了。」雲飛道：「我略受微傷，無甚麼妨礙？老弟你不必介意，可是像皮三虎這種陰險小人，焉能跟他共事，據說以前一切事很受他挾制，這就是優柔寡斷，姑息養奸之害，往後總要當機立斷，寧可當時得罪了這種小人，也不要到受了害再得罪他。」蔣振芳聽到這裏遂答道：「我自己也知道愛有因循的毛病，只是總覺得礙於情面，總怕得罪了朋友，其實受害也不止一次了，這真叫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。」雲飛又向教師武世昌道：「武師父怎麼既然走了又在附近隱藏呢？」武世昌道：「我當時被惡狗所傷，多虧雲師父相救，才得不死。趕到知道你的來意，又有孫二混子那小子看着，我決不能再在這裏了。因爲我若說跟你素不相識，說也不肯信，只好以一走了之。可是我出了莊院以後，一個昏夜之間，往那裏投奔，再說又受了

老師父救命之恩，眼見得你身入虎口，我實放心不下，遂把傷痕紮裹好。重又回來隱在暗中，所
以一切事我俱看的清清楚楚。在白天我也沒出這所宅子，只在存儲糧米的倉房裏呆了一天。那位
皮三爺想害你的計劃，我倒於無意中聽得他們背後的計議，彼時我萬分着急，恐怕雲老師父遭了
他們毒手，幸喜天佑善人，雲老師父窺破他們的鬼計，直到黃昏以後，聽得他們預備十六名弩弓
手，要把雲師父誘出屋來亂箭攢死，我本想乘機把他們這番鬼計告訴你老人家，無奈皮三爺是寸
步不離，我看這情形大禍已在目前，不如拚着我一條性命跟姓皮的拚了，只是手無寸鐵，腹中飢
餓異常，遂到後面廚房竊了些食物充飢，又尋了口朴刀，我這一耽擱，蔣莊主已走，皮三爺在西
院中聚集了這羣無知匹夫預備下手。我見時機已經錯過，我當時一露面，明擺着白送却性命，遂
決意，把蔣莊主追回，還有萬一之望，幸喜蔣莊主並沒遠去，我們才一道回來。

第二章

雲飛道：「武師父有這番厚意，我這裏多謝了。」武世昌道：「雲老師父不必客氣，我們跑
江湖的就指着恩怨分明，血心交友混飯吃，我尤其抱定了寧死不作負恩人。」說到這裏又向着蔣
振芳道：「莊主，那孫二混子爲何沒見他出入呢？我還有筆帳沒跟他算清，前夜不是雲老師父趕
到，我險些被惡狗咬死。」蔣振芳道：「武師父何必的跟他一般見識呢？誰不知他三益入肚，連
自己姓甚麼全忘了。癡到酒醒了，他也知道後悔，這種人也不懂的甚麼叫場面過節，待我教他武
師父陪禮罷。他從昨天沒下炕，大約摔傷的很重。」武世昌經蔣振芳這一勸解，雖然忿恨未消，

荒 山 俠 蹤

可也不肯說甚麼了。蔣振芳剛說了「咱們」。底下的話沒說出來，就聽得後院人聲鼎沸，雲飛一抬頭，見窗紙通紅，說了聲：「蔣老弟，宅內走火了。」蔣振芳武世昌全是一驚，這時由外面跑進來一名壯漢吁吁的說道：「莊主爺可糟了，北廳房起火，大約是有人放的。」蔣振芳一聽氣的面色鐵青，頭一個闖出倒座，雲飛武世昌也跟着趕出來。一出屋門，三人驚的目瞪口呆，火勢已成，黑烟燎繞，金蛇亂躡，火苗子躡起兩丈多高，雖則是隔着兩道院子，就如同在眼前一樣，雖有十幾名壯漢，可是既沒有多少取水的器具，又離着汲水的地方很遠，簡直是沒法子救。雲飛往前走了兩步，回過身來一個旱地拔葱，上了倒座屋頂，蔣振芳武世昌也跟着上了房，往當中這道院裏一看，見北廳房跟兩邊的遊廊全燒的坍塌下去，眼看着連東西兩面的跨院全要連上，那些壯漢們全在院中站着，有幾個用木盆舀缸裏水往兩邊的垂花門上潑，真應了盃水車薪無濟於事，蔣振芳直跳脚，把房上的瓦踩的憂吧憂吧一連碎了一大片，長嘆一聲道：「我這才叫報應臨頭啦，這是我做孽太深天不容了。」雲飛看這種情形，知道定是有人放火無疑。遂向蔣振芳道：「老弟你不要發牢騷，火勢已成，既然無法挽救。有甚麼可以攜帶的東西，趁這時把牠弄出來，我看後面那小小花園子倒不致於連上，趕緊的去收拾罷。」蔣振芳長嘆一聲向雲飛道：「我萬念皆灰，還要錢何用。」雲飛正色道：「我正不願意你住在這裏，燒了牠倒毫無掛念，隨處見蕩跡江湖難道說不好麼？你看把後面全連上了。我去牽我那匹牲口，不要就誤時候了。」

雲飛躍落院中。蔣振芳也跟着下來。招呼了壯漢們奔了花牆子，繞進當中起火的院內，冒着濃烟闖入南面客廳，只把一隻帳匣兩隻皮箱教壯漢們抗出來，別的東西全不要了。趕緊的出了這院子，見雲飛也牽着那匹寶馬過來，蔣振芳道：「雲師父趕緊走。我看火已撲過來了。」雲飛道：「花園子可有出路？」蔣振芳點點頭，遂一同穿過了兩道院落，進了花園子，這時天已微明，又兼着一片的火光照着，倒不顯黑暗，蔣振芳教壯漢們把箱子滿放在東邊那座草亭子裏，這正是前晚動手的地方。雲飛把火龍駒拴好，忽的想起武教師並沒跟來，遂向蔣振芳問道：「蔣老弟，那位武師父作甚麼去啦，蔣振芳也猛然想起，似乎見他帶着好幾個人奔前面去了。隨一查點人數，他們一共是十四個人，現在園子裏只有六個，尙差八個人，一定是武世昌帶着啦，雲飛略一沉吟向蔣振芳道：「那季教師跟那幾個受傷的壯漢，咱們倒把他們忘了，武教師一定是看他們去了。」正說着，見火勢愈熾，把東西跨院已連上，烈焰騰空，棟折樑崩，劈拍作響，蔣振芳看着火着的這麼厲害，不覺意沮神喪，忽然聽得有人扣花園子小門，蔣振芳一聽，心說道是甚麼人，遂把鐵門拉開，一開小門，見正是那武教師帶着那八名壯漢，還有那孫二混子一蹶一拐的跟在後面。蔣振芳問道：「武教師怎麼從外面來呢？」武世昌道：「我因爲想起咱這裏還有十八匹牲口，再說那受傷的若是不把他們領出來，豈不活活的全得燒死！遂帶他們到了東跨院，那知李教師已用解手刀自己扎死，那幾名受傷的，不知甚麼時候各自帶自己的衣物暗暗走了。我這才去到馬棚

把十八匹牲口全牽出來，因為後面火勢太大，想從前面出來，走到東廬子下，這小子在屋裏狂喊救命，我本待不管這混帳東西，只是又禁不得他搖尾乞憐的情形，才把他也帶出來，孫二混子趁着險向蔣振芳道：「莊主，武師父真是好人，一點不記恨我，總算我不是東西，往後我若不拿武師父當親老子看待，我萬世投不了人胎。」蔣振芳碎的吐了孫二混子一臉吐沫，說了聲：「滾開，誰像你這躑腳沒昂氣，貓屎一落下去，又不是你了。」孫二混子可好，連一點也不生氣，一蹶一拐的溜到旁邊坐着去啦。雲飛向蔣振芳道：「咱們何必儘自在這裏留戀，依着我的主意，先一同到老林窪落店。我給老弟寫封信帶着，先回昂古喀蘭山下喀蘭寨，有我師兄弟在那裏，我須先到寧古塔辦完了事，一兩天也就回去。」蔣振芳道：「我們倒要帶累大哥了。雲飛道：「我們一見如故，不用說客氣話，蔣振芳道：「我想在老林窪住兩天，等你辦完事一塊走不好走嗎。大通河還有兩隻船，我想用不着，不如賣掉，省得麻煩。連水手們也把他們打發了。」雲飛道：「也好，那麼咱就走吧。」蔣振芳教壯漢們把箱籠抗起，雲飛在一回身的當兒，一眼瞥見東北角牆下人影一恍，似乎躍上了牆頭。因為有一叢小樹擋着，看不真切。雲飛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並不見答聲，只聽嘩啦，牆頭灰片墜落的聲音，雲飛向蔣振芳說了聲：「蔣老弟，放火的人剛出圍子牆，咱們別教他走了。追！」

第三章 天理昭彰雲子揚巧 鐵巨盜

雲飛說罷一場腰，縱出兩丈遠去，再一縱已躡上牆頭。這時路徑已依稀可辨，手攏目光，看見五六丈外一條黑影繞着蓬蒿蔓草，奔陰風絕嶺逃去。雲飛回頭見蔣振芳跟武師父衆壯漢全由小門出來，雲飛遂喊道：「這逃走的一定是放火之人，焉能教他逃走，追！」說罷飄身落在牆下。一下腰施展陸地飛行之術，眇着影子追了下去，這裏距陰風崖沒有多遠。雲飛追到三絕嶺，再看賊人蹤跡毫無。往陰風崖裏瞧了瞧，也沒有賊人的蹤跡，雲飛深覺詫異。自忖腿上雖則有傷，一般會夜行術的未必比自己快，跟蹤追下來的，怎麼會教他走脫？真是咄咄怪事。

蔣振芳等也都趕到了。齊問賊人逃往那裏去了。雲飛道：「這事真有些奇怪！我自問脚下不慢，怎麼會被他逃走了呢？」蔣振芳和武世昌也覺詫異。武世昌道：「咱們這裏有這麼些人，何不在各處搜尋他一回。我想他一定是隱藏在荒草裏了。」雲飛道：「偌大的地方往那兒去找，不是白費事嗎？」

雲飛等所站的地方，再往上走一丈多，就是陰風崖夾溝式的山道，若是山道內陰風一起。連這裏也不能站了。偶然問雲飛覺着腦後脖項上落了一點東西，伸手一摸，隨手拿下來，原來是一片大楊樹葉子。雲飛無意中抬頭一看，瞧這棵樹最少也有五六丈高，上面的葉子很密，雲飛這時

忽的低了頭微然一笑。蔣振芳等也都沒留意。雲飛向蔣振芳道：「蔣老弟你大約也聽見人說過，古時力大的人講究拔山扛鼎，究其實鼎尚可扛，山豈能拔？就連橫推八匹馬，倒掖九隻牛的人全不輕見。」雲飛說着身子靠在樹背上，蔣振芳一邊答着話。見這棵楊樹的樹幹晃動，樹根底下喀喀噠噠直響。蔣振芳道：「雲大哥別倚了，再倚這顆樹就要躺下了。」雲飛微笑不答。這時楊樹根靠外邊已掀起。

這山坡上長的樹，樹根全扎在石隙中，上面雖有沙石泥土，可是全在上面浮着一層。樹根只要往外一拔，下面的就全斷了。雲飛忽的向蔣振芳武世昌道：「我陸老恩師教我十八羅漢拳時，告訴我排山運掌，若是運用的火候到了，有斷碑倒樹之力，只是我始終沒試驗過。今日在這裏，我在二位面前獻醜。」說罷一翻身，不待蔣振芳答話，面向樹幹，腳站子午椿，微一場腰，雙掌斜着舉到右耳邊，嘿的一聲，雙掌向樹幹一擊，喀噠一聲，悠的一下，這顆大楊樹立刻向北倒去。趕到樹幹着地，樹梢子已探進山口，只見樹梢葉叢裏墜下一人。因為這個人在樹上抓住了樹梢不撒手，並未受傷。這人從樹葉裏鑽出來就往裏跑。雲飛喝了聲：「皮三虎你的大數臨頭，我看你怎麼逃出陰風絕嶺？」蔣振芳武世昌跟壯漢們全感覺異。雙掌倒樹已驚得目瞪口呆，趕到從樹上又掉下人來，越發驚奇。雲飛一說出皮三虎來，蔣振芳等精神才回過來。蔣振芳向雲飛道：「雲大哥他敢情還藏在這裏！」雲飛忽然把面色一沉道：「蔣老弟你看陰風崖陰風已起，看他還能

弄甚麼狡猾。」果然山道內殘風一陣陣從山窟內發出，夾雜着一股子霉溼之氣，就如同烟霧一樣。那皮三虎拚命的往裏跑，那知沒走出三步，就跌了一下。趕到了一個山窟前，被一陣怪風把皮三虎捲起，摔出五六步去。山道內盡是亂石，這下子已摔成血人。那皮三虎輾轉哀號，聲音奇慘，就這麼着還想逃命，掙扎着想往裏逃，往那沒爬了兩步，又被一陣陰風吹的滾出多遠去。身上的衣服全被亂石扯碎，血跡模糊，被風捲的來回滾，陣陣的陰風溼氣，把沙石捲起，就是再有八個皮三虎，也得死在這裏。

二 集 蔣振芳這時見皮三虎遭這麼慘死，跟他共事數年，倒有些不忍。雲飛冷笑一聲道：「蔣老弟，你莫以爲我雲飛是狠心毒手，不能容人，皮三虎倘若能够稍知悔過，或是遠走高飛，我怎能下這毒手。既已放他逃走，還敢回來放火燒我們，這種人留他活在世上終是一害。」武教師道：「他也是惡貫滿盈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在這種時候，他還自不量力，仍然要逞他的毒謀詭計。想到了時候，把咱們引進陰風崖，置咱們於死地，那知算盡則死，自己却趕對了時辰，遭了惡報，這是他賣弄聰明，才自速其死。他要是早早逃走，或是放火之後逃命，我們難道真個天涯海角的去找他嗎？」蔣振芳道：「武師父說的極是。」說話間陰風崖的風已息。再往裏邊一望，見坎坷的山路，一片片的血跡模糊，皮三虎的屍體斜倒在山道上，肢體殘缺，好似一個血染的一般。雲飛道：「咱們走罷。」這才一同由原路回來。到了花園子後門見那幾名未跟去的壯漢，全在那艙首

望着。孫二混子一蹶一拐的迎上來，向蔣振芳道：「莊主你這是棋勝不顧家，這一追趕放火的，人家要是用個調虎離山計，把你三位全誘走，跟着再回來把我們料理了，把箱子抗着一跑，那裁多大的跟頭。」蔣振芳道：「你道全叫廢話，你全明白，怎麼不早說，老實呆着吧，沒有你說的話。」孫二混子弄了一鼻子灰，躲過一旁。雲飛又進了園子門，看了看火勢已熄。可憐一片宅院，轉眼間化成灰燼。雲飛知道多呆一刻，蔣振芳多添一分煩惱，遂催促着趕緊走。蔣振芳教壯漢把箱子抗起，自己回頭，又看了看破屋頹垣，長嘆一聲，很有些戀戀。武世昌教師知道蔣振芳心中是萬分煩惱，遂趕緊拿話岔着道：「莊主，咱們這一共是十八個人，連雲老師那匹馬，一共十九匹，多着一匹牲口，我想把箱子駝在牲口上。」蔣振芳點點頭，這才一同出了園門。壯漢們忙合着解絲轡，雲飛自己把火龍駒也牽出來。惟有孫二混子暗自着急，因為屁股上的傷痕未愈，騎牲口那簡直叫受罪，要是不騎牲口，把自己甩下，再走到老林窪更受罪，雖是這麼着急，還說不出來，恐怕莊主趁自己不能跟着走，再不要自己了。這時雲飛把蔣振芳叫在一旁，悄悄說道：「老弟，你到老林窪候我，我有兩三天就可回來，不過我瞧這十幾名壯漢，可以打發的，還是把他們打發了，至多留三四個人，免得走在路上張眼。」蔣振芳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打算，雲大哥你若到寧古塔有用兄弟的地方，我是絕不怕甚麼叫危險。」雲飛笑道：「老弟，你就安心在這裏等候老哥哥罷，我辦的是甚麼，也不是安心背着你老弟，等我們回到喀爾寨，再細細的告訴老弟，

還得請你老弟幫忙呢。」蔣振芳也是知道知退的人，遂不再強問，這才各牽坐騎趕奔山坡。

雲飛頭前牽着火龍駒，蔣振芳緊緊跟隨，轉出山口，雲飛道：「蔣老弟咱們一言爲定，老弟就住在黃家老店罷。」蔣振芳等一齊站在大道旁，請雲飛上馬，雲飛道：「你我弟兄還能客氣嗎？」蔣振芳道：「小弟要送一程。」雲飛歷來是灑脫的性情，遂把絲韁一帶，單手搬鞍，一個翻身，輕飄飄穩坐馬鞍上，回身向蔣振芳武世昌一抱拳，說了聲：「請！」火龍駒四蹄放開，沿着森林往西南走下去。蔣振芳直看到雲飛轉了一個灣才回身來向武世昌道：「咱們也走罷。」遂一齊上了坐騎趕奔老林窪，暫且不提。

二 且說雲飛窩金山除了一害，又多添了蔣振芳這麼一條膀臂，心中十分高興，一路上賞玩着原野的風光。這匹火龍駒走起來如飛似箭，真似電閃風馳，頂到了夕陽西下時，已到了寧古塔邊境。

這一帶的地方，是山地多平地少。雲飛一打聽這寧古塔，地方幅員極大，佔地極廣，延吉道的官府全設在此，雖名爲寧古塔，說起實際來，離寧古塔還遠呢。寧古塔屬寧安府管轄，寧安府有一都統，一府，一廳，所有發配充軍到寧古塔的，全歸都統這裏點收。寧古塔這裏有重兵駐守，全是都統統鴻統帶。寧安府方圓廿里的堡壘，一半是沿着小長白山起建的，雖不像別處的城垣，可是這個堡壘已是百餘年的古物，堅固異常，這寧安府在明朝時本是一個大鎮店，每年春秋兩

季的大集場，二三百里內的出產全到這裏來賣，後來時局不寧，居民爲自衛起見，自己練鄉築堡壘，以防變亂，趕到清朝入主中原，却把這裏作配所，遂由都統督飭兵役，按着舊址築高了成了一座堅固的土城。因爲都統全駐在此，這地方就一天比一天發達起來。凡是罪人，充軍寧古塔的，全是交到寧安府，這裏因爲有無數的罪囚，所以防範極嚴。在土城上每隔一箭地，有兩名兵，隔半里地有一座帳篷，土城的四門四犄角，一共是八個箭樓子，一到夜間，更籌交接。警衛森嚴，所有的流人想要脫逃，那是夢想。寧安府地方上也是人烟輻輳，做買的做賣的全有，並且老山人參是吉林的特產，參苗極旺的地方，尤其是寧古塔一帶。這地方距離寧古塔尚有七十里的山路，寧古塔就在亂山之中，暫時先不詳細的說那寧古塔採參奇蹟，因爲後來採着了參王，却掀起了絕大的風波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甯安府既然警備的這麼嚴，那麼就不許商民出入了嗎？不，一樣的有行商馬販子。採參的，賣野獸的，出入甯安城，不過出入全得經過細密的檢察與盤詰。是投親是訪友，或是商販，全得把來路說清，落店時店家人須問清楚了。甯安廳是專管地面的，每天一查問，若是有一點言語不符，就得鎖拿到官，因爲這麼緊，所以這裏輕易沒出過事。

且說雲飛一入了甯安府的邊界，把道路跟地方上的風俗，打聽了個大概，這才沿着山道直奔甯安城。趕到了堡壘前，天已快黑了，往這座土城上一看，雲飛雖是久走江湖，可沒見過這麼威嚴整肅的堡壘。土城上一盞盞紅燈全點着了，距離的當子全是一邊大一眼望不見邊。箭樓上挑着

方形號燈，隔半里遠一座帳篷，每座帳篷前全挑着一只氣死風燈；一對對的綠營旗，兵滿是青布包頭，鑲雲子勇字大褲腿角號衣，抱鬼頭刀的，搭雕弓跨箭壺的，持長槍，背大砍刀的，一對跟着一對的梭巡。雲飛暗想，我也見過大營勢派，要比起這甯安府來可差的多了。這裏一朝有變，頃刻之間就可變作兵山，身入此間倒不能大意。離城門切近遂翻身下馬，略徵站了站，自己預備了一套話，爲的是好答對盤查的官人。趕到一進這座土城，見城內兩邊站着十六名兵丁，一位武職官統帶。一見雲飛往裏走，那兵丁厲聲喝道：「歹！老頭別往裏走，懂得規矩麼？」雲飛忙陪着笑臉道：「商民是外鄉人，老爺們多擔待罷。」那武官向兵丁們把手一揮，意思是退後不要多說。武官走到近前上下的把雲飛打量了一遍，又往火龍駒身上一釘，不禁嘆了一聲，略一沉吟向雲飛道：「老頭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？那裏人氏？到甯安府作甚麼來的？」雲飛道：「商民姓雲名飛，原籍浙江錢塘人，經營商業久走關東，到這裏是買老山的大參來的。」那武官聽罷冷然說道：「這一說你是販藥材的商人。」說到這裏用手一指雲飛牽着的火龍駒道：「你這匹牲口是那裏來的？」雲飛見這武官臉色沉下來，知道他起了疑心。索性倒不便提朋友所贈，免得多教他盤問，遂藹然答道：「商民這匹牲口是在家鄉買的，爲是走長途方便。」那武官不待雲飛說完，厲聲向左右兵丁喝了聲，把他綁了，雲飛不覺大驚失色。

且說雲飛見這守城門的武官無故要把自己綁起來，遂捋住絲轡往後倒退了兩步，索性把韁繩

董 俠 山

往馬鞍子上一甩，丁字步一站，兩手一背。就在這時見惡虎撲食似的跑過兩個兵丁，伸手就抓雲飛。雲飛一瞪眼道：「我是安分守己的商人，憑甚麼拿我？」兩臂往外一抖，這兩名兵丁一齊哎喲了一聲，一溜歪斜的，撞出多遠去倒在地上。那十四名兵丁一見，各拔腰刀往上一圍，齊聲喝道：「大胆匪人，竟敢拒捕！」這些兵丁雖是把雲飛圍上，可不敢動手，一個個眼望着那武官，聽他的命令。雲飛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不要狐假虎威，欺負我是外鄉人，我身犯何罪，憑甚麼綁我？」那武官厲聲說道：「你竊盜毓都統的寶馬，還敢假裝好人，趁早跟我去見都統，還許念你年老無知，從輕發落，你敢頑強，那是自討苦吃。」雲飛一聽，氣往上撞，遂也把臉色一沉，指着火龍駒道：「此馬乃是我由江南帶來的，你硬誣是你們都統的，我知道你懂的這是一匹良駒，動了貪心，謬良爲盜，好把這匹馬沒收。覺着一個買賣的商人，就是負屈含冤，也奈何你不得，不過我這個商人，向來不怕勢力，這裏鬥不過你，豁着這條老命，我往北京城叩闕去。」那武官被雲飛說的冲冲大怒，趕過來就是一掌。雲飛一偏頭伸出二指，望這武官的脈門上敲了一下。這武官被敲的痛人骨髓，一條右臂全麻了。當着兵丁們不好意思哎喲出來，向兵丁們說了聲：「別教他跑了，這是江洋大盜。」兵丁們得了這武官的命令，各舉腰刀向雲飛身上招呼。雲飛見城門已閉，知道騎這匹馬，決難闖出甯安府，遂把身形一矮，施展三十六路擒拿法的小六招，擒拿封閉，快似電閃飛馳。這十幾名兵那抵過這種絕技，一還刀就被雲飛把刀打飛了三口，自己把自己

砍傷了兩名。雲飛一想，那有那麼大工夫跟這羣廢物動手，腳下一點地，斜着縱出兩丈遠去，回身向那武官說道：「狗奴，老夫三天內定取你的狗頭。」說罷回身就要往土城上縱，那知就在這時，土城上一陣梆子響，亂弩齊發，向自己射來，雲飛說聲不好，貫足了丹田之氣，猛然一場腰，往上一縱，起來一丈五六高，身體剛往下墜，右腳一踹左腳面，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，斜着躡出一丈多遠，幸虧是有絕頂的功夫，天又黑了，箭滿是向地上射，倘若是只往後退，非受箭傷不可。

集

原來那守城門的武官，早看出雲飛是練家子，在告訴閉城門時，已知會駐防的城守營，協同

第

三 捉拿匪人，雲飛險些被他們傷了。城內離城牆一箭地就是民房，雲飛只好向裏逃，嗖嗖的一連幾

三

縱，已躍上民房。回頭看了看，見由土城馬道上衝下一隊兵來，個對個一桿長槍，夾雜着燈籠火

章

把，向這邊追來。雲飛一想，我還是得出城，這裏道路生疏，若是被他們包圍起來，就不好走了

。看了看那一隊兵已向這邊趕來，雲飛這才輕登急縱，繞着奔了西北，不大工夫，已離土城不遠。趕到往土城上一看，不由暗暗着急。原來城上已有防備，一步一名弓箭手，一名削刀手，一枝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，遠望去如同一條火龍。雲飛這時真有些急了，把雲履提緊，就這麼着始終還沒把長衫脫去。這時也恐長衣服有許多不便，脫下來把兩隻袖管一提，刷刷的一搖，捲成一個捲，往背後斜着一搭，兩隻袖管往胸前一繫，收拾俐落，自己要拚命闖出土城。剛要往前闖，就

荒 山 俠 蹤

見土城上的燈籠火把，滿往北移動。雲飛也往北一看，見往北三四箭遠一座帳篷，着起火來，城上防守的兵丁全去救火。雲飛一想，我不趁這時出城等甚麼。腳下一墊步，縱躍如飛，離城牆切近，會聚元神，用飛雲縱的輕功上了土城。腳剛站實，倏的斜刺裏一條黑影，離着自己也就有一丈多遠，略微的一停，只聽說了聲：「子揚別來無恙？」雲飛不覺愕然，不禁啊了一聲，剛要問是誰，就見那黑影，一恍已跳下城去。那身形是真快，別說面沒看見，就連身形高矮，穿甚長短衣服全沒看出來。雲飛見南邊城牆上一隊兵丁，掌着燈籠火把奔這邊來了，不敢再在這裏久戀，隨躍下城頭，離土城老遠才站住，略事歇息，再回頭往城上一看，那被火燒的帳篷已被救滅，守城的兵丁依然的分散開，各守各處，城內隱隱的發出一陣陣喧嘩之聲。自己略微歇息了歇息，月光從東方湧出。自己一盤算，今夜是不能再進城了，必須找個村鎮暫宿一宵。低頭想了想，來時記得離這三里多地有一座村莊，可不知那村莊有店沒有。又一想，管他有店沒店，好在關東一帶，民風樸厚，只要有店家就可投宿。雲飛打定主意，遂循臨來的原路往西走着，走出有二里多地，隱隱聽得有犬吠之聲，雲飛知道前邊已有村莊。又走了半里多地，已到了這村莊前。這村莊也就是幾十戶人家，全是雙扉緊閉。

雲飛走過了十幾戶人家。這時村莊裏的犬吠聲音越發多了，好在全把狗關在院內，不然的話，孤行客人若是被惡狗羣上，真不易逃出去，雲飛一眼瞥見一家門首掛着一把竈籬，門前兩根拴

馬槽，一口井蓋着木板，井旁一隻汲水的木桶。雲飛見有了店心裏十分安慰。因為借宿固然是行，可是關東一帶，大戶人家，滿是睡大炕。有時一家七八口人，全是在一鋪大土炕上，有投宿的客人，也全是在一炕上睡。雲飛生長江南，平生又最不願近婦女，對於這種風俗，頗覺着不合。一見有了店房，雖是小店也總比投宿強多了，趕忙上前叩門，拍了兩下，聽得裏面有人答應了聲，跟着問誰叫門。雲飛一聽答話的聲音，並且帶着江南的口音，雲飛這一遲頓，裏面似乎帶着怒意的又問：「叫門的，你倒是說話呀！」雲飛這才答道：「我是孤身的行路客人，錯過了宿過，店家方便罷。」雲飛說罷，就聽一陣門門脫落的聲音，兩扇木板門左右一分，雲飛借着月色一看，開門這人，原來是個年輕的少婦，臉上脂粉不施，眉目長得清秀，穿着一身銀灰色的禪褂，頭上用青絹包頭，一脚已跨出門來，却是一雙天足。雲飛看着非常扎眼，心說這種荒涼之地，一個年輕少婦開店，定非是好路道。這時那年輕婦人，也仔細的把雲飛看了一眼，隨問雲飛道：「老爺子是住店嗎？」雲飛答道：「我是住店的，你這店裏掌櫃的，怎麼不出來照應買賣？」雲飛的意思，是問問這婦人有男人沒有，那婦人也似乎明白雲飛的意思，遂含笑的答道：「我們阿爹出門有事，也快回來了，要是沒有男子，那能開店呢。你裏請罷。」雲飛隨着這少婦進了店門，見裏面沒有多少房子，東西北三面，一邊兩間土房子。這少婦把雲飛讓到西邊一個單間。雲飛見這屋裏四壁蕭然，靠南房山是一鋪土炕，炕上只鋪着一領炕蓆，迎面上一張白木頭桌子，放着一盞

荒山俠蹤

瓦燈，地上連個凳子也沒有。雲飛倒不覺甚麼不合適，因為不過是求其免去露宿，好在尙是個單間，要是趕上人多，一間屋留七八個客人，也沒法子。進了屋在土坑上坐下，那婦人轉身出去，不一會從外面提着一把瓦壺，一只黑破盃進來。將盃盃放在桌上向雲飛道：「老爺子這是一壺酸茶，你喝罷。還用甚麼？你言語一聲。」雲飛肚子本有些飢餓，因為是個女店家，倒不願教她緊自伺候了。遂搖頭道：「不用甚麼了，怎麼你們掌櫃的還不回來？」那少婦道：「許是在城裏就攔住了。」少婦轉身出去，雲飛聽那腳步的聲音，似乎是奔了東廂房。雲飛把桌上的瓦壺提起來，向黑砂盃裏斟了一盃茶，只見茶色殷紅，濃醞已極，端起來呷了一口，又苦又澀。雲飛對於北地飲濃茶這種習慣，本來就不以為然，趕到再一喝鄉間這種苦茶，更難下嚥了，遂勉強着喝了兩口，聊以解渴而已。剛好黑砂盃放在桌上，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，跟着北屋的門一響，仍是那少婦的聲音，一邊答應着，一邊往外走，聽得那少婦先問了聲：「阿爹回來啦？」外面的人答應了聲，緊跟着落門開門。雲飛覺着這個店很有些路道不對，遂把油燈燈火兒撥暗了，站在門口，把門錯開一個縫子往來看，這店主人倒是那一路人。

這時外面的人已進來，重把門關上，那少婦站在一旁，帶着很恭敬的神色。趕到那人一轉身，雲飛借着月色一看，見那人身高六尺，細腰扎背，赤紅臉，連鬚落腮的鬚鬚，眉目看不真切，只是兩隻眸子，映着月光閃爍，如兩顆明星，短衣衫，小打扮，頭上青絹子包頭。走到院當中，

雲飛見這人背着口厚背鬼頭刀。這人扭頭剛要問話，就見那少婦用手往自己屋裏指了指，低聲說了兩句話，那人就不再言語，大踏步直奔東屋。東屋房子也是兩個單間，那連鬚鬚子的也進了北邊那個單間，那少婦也隨着進去。雲飛想着，這人似乎在那裏見過，只是一時又想不起。自己在縱然住了賊店，諒他們也未必能把自己怎樣，遂重把燈燄剔亮，盤膝坐在土坑上，閉目養神。忽然門一響，那店家的少婦又進來，手裏托着一個盤子，裏面熱氣騰騰的一盤子饅饅。雲飛忙站起來，那店家少婦把一盤子饅饅放在桌上，向雲飛道：「老爺子大約是沒吃飯罷？小店裏也沒有甚麼，只有自己做的饅饅，你隨便吃一點罷。」雲飛答道：「這倒教店主費心了。」少婦也沒說甚麼，轉身出去。雲飛見店家這麼周到，可是爲甚麼男店主不過來照應客人，却只教年輕的少婦來張羅客人，心中十分的疑慮。可是腹中也真有些餓了，把饅饅拿起一個來，嗅了嗅倒沒有別的氣味，遂一連吃了兩個。

這時天到了三更，雲飛也覺着有些疲倦，躺在土坑上剛一朦朧，耳中似聽得騰騰的響了兩聲，雲飛突然驚醒，仔細一聽，又沒有甚麼聲息了。急忙翻身下了地，悄悄走到門口，微微推開門往外一望，見月到中天，清輝滿院，有兩人剛上了東房，細一看，正是那連鬚鬚子的店主跟那少婦。店主仍然背着厚背鬼頭刀，那少婦也是方才那身銀灰色衣裳，只脚下換了一雙小蠻靴，背後背一口寶劍，左肋下跨一包囊，展眼之間，一男一女已走下房坡，出店房去了。雲飛好生納悶，

看這情形定是飛賊巨盜，一定是出去作案去了。雲飛索性推開門來到院中，緊走了兩步，墊步擰腰，飛身縱上東房，跟着一伏身爬在房坡上，攔目光往東一望，只見寂寂荒郊，趁着清涼月色，方才下去那一男一女，全是夜行術的功夫，脚下是非常快。雲飛一想，他兩人這一定是奔甯安府，因為這條路不通別處。雲飛有心墜了下去，又一想，自己方才在城中已然露了相，若是再跟下他們去，倘若有個風吹草動，豈不自找麻煩。事不關己，何必多管他的閒事，惟有在他身上留神就是了，於是翻身躍下房來，悄悄回到屋中含衣而臥。

竟 山 俠 蹤

一覺醒來鷄聲報曉天已亮了，雲飛是有功夫的人，一到天將亮時就起來，何況心裏有事更不能多睡，自己心愛的寶馬落在別人手裏那能不鬱悶。這時雖則不睡了，可是也不便開門出來，恐怕萬一還有別的客人，這麼早驚動別人不大合式，遂在屋中背着手來回走着。心裏盤算。火龍駒無論如何也得把牠弄回來，王總督及姜總兵的下落尙未探明，若再儘自耽擱，我師兄也不放心了。想到這點事，不由暗暗着急，就在這時聽得院內有輕微脚步之聲，雲飛仍湊到門縫子那裏往外一看，從房上下來二人，東方發明的時候，面目已依稀可辨，頭裏走的正是那連鬚鬚子男店主，後面是那少婦。少婦用右手扶左臂，衣袖上一片血跡，定是受傷了，匆匆進了東屋，不大工夫天已大亮，雲飛撲簌一聲推門出來，心想一個白天店家決不能不出來，果然在自己剛一出屋子，那店主也由東屋出來，到了雲飛面前抱拳施禮道：「雲師父一向可好，尊師陸老前輩可還健康。」

第二章

雲飛聽店主這麼一問，不覺楞然，心想人家連自己的出身全知，怎麼就想不起他是誰呢，只含糊答道：「做恩師託店主的福，倒還結實，我得向店主請罪，我太眼拙了，請示尊姓大名。」店主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雲師父眼拙，在下說出認識雲師父的原因，雲師父就明白了。我姓葉名錦堂，原籍是江蘇武進縣柳家灣人，以走鏢爲業。」雲飛插言道：「原來是神刀葉五爺，這我就知道了。我在做恩師門下學藝之時，聽我恩師說過。五爺每次走鏢，只要經過做恩師那裏，必要進去拜望。聽做恩師說過，神刀葉五爺的鏢走遍大江南北，無論那個山頭幫口。沒有不給閃個面子的。一則鬼頭刀絕技驚人，二來是你疎財仗義，所以做恩師很佩服五爺的爲人，常常講給我們，教我們以五爺作個榜樣，不過做恩師始終不給我引見，後來我也問過做恩師，爲甚麼不教弟子多會幾個高人，我那恩師原來也另有一分心意，他老人家說是，爲人須圖自立，不要倚賴他人，怕的是借着他人的威名壯自己的門面。趕到一旦栽了跟頭，連作師父的全跟着現眼，所以我們師兄弟離開恩師之日，不得再提自己的出身來路，要憑各人的本領踏進江湖。那時五爺雖是常到湘江可是並未能跟五爺會面。」葉錦堂笑着答道：「雲師父雖沒見過我，我可是見過雲師父多次了。因爲陸老前輩神拳名震三江，我們屢次請求他老人家施展幾招，爲是好長長見識，老人家總是推脫，後來被我纏廝急了，陸老前輩就把我領到武術場子裏，看你們師兄弟們操練神拳。老人家告訴我，自己的所得絕不自秘，及門弟子所會的，就是他老人家在少林寺門下所得，雖是一樣的

功夫，全在各人的造詣而已。我認識雲師父就是這個原故。」雲飛一聽，這才恍然，怪不得初見面時，就覺面熱，遂又問道：「葉五爺爲甚麼棄了銀行來這裏幹這種營業呢？」神刀葉五爺被雲飛一問，立時面色慘然，略一遲疑，才含混着答道：「刀尖子上的買賣幹够了，這才來到這裏開個小店，以聊養生而已。」雲飛知道神刀葉五爺言不由衷。他在這裏隱跡，定有別情。夜間所見的情形也不好問。這時葉錦堂道：「雲師父到甯安府有何公幹呢？」雲飛答道：「我這幾年飄流北地，到處留連，就連做恩師那裏也好幾年沒走了。去年來到關東，久聞得甯古塔老山人參是一種特產，所以遊玩到這裏，打算到甯古塔買兩枝回去孝敬我恩師，昨天貪趕路程錯過了宿頭，幸虧投到五爺的店內，要不然就得露宿一宵了。」葉錦堂聽到這兒撲哧的笑了出來，雲飛臉一紅。本來向例就說不慣假話，想是說露了空，被葉五爺聽出來了。自己老着臉問道：「五爺你笑甚麼？」神刀葉五爺道：「我笑雲師父險點沒空跑百十里路，甯古塔產參倒是不假，不過到那裏買參去決買不着，因爲那一帶全是崇山峻嶺，深澗危崖。甯古塔在亂山之中毒蛇怪蟒，白日出沒無常，參王就在塔前。就是那幾百年的大參，也是長在人跡不到之處。甯安府城內的參行每年全派採參的人入山兩次，採得的參，不拘多少全得帶回參行，估計價值然後售賣，你若到那裏去買，他們那能賣呢。」雲飛道：「那麼在甯安府城內就可買了，不是葉五爺指示我，我得多跑多少路。」其實雲飛也並非是真不知道，不過是順口答應。兩人是各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雲飛又向葉

錦堂問道：「五爺遺店中怎麼沒有多少客人？」葉錦堂道：「我這個店就爲的是行路人錯過宿頭，或是進城趕晚了，闖了城門無處存身，給客人備個方便，故此輕易沒多少客人在這裏住。我也不雇夥計，我跟兒媳爺兩個照料着也足行了。」雲飛道：「少掌櫃的現在作何生理？」葉錦堂長嘆了一聲道：「我家門無德，小兒在二年前已死了。」葉錦堂言下黯然。雲飛知道勾起他的傷心，急忙說道：「五爺你不必難過，兒女的話，全是命定，說句迷信的話，黃泉路上沒老少，壽夭窮通各有定數，像我也是剩了孤獨一身，倒覺無牽無掛。我們蕩跡江湖的人。難道甚麼事還不能作達觀麼？」葉錦堂道：「我倒是不敢過分的悲傷，不過我那老妻兩年來終日以淚洗面，並且我這賢孝的兒媳，又與別的婦女不同，自小兒去世後，立志守節，這件事我不是不願意，可也不甚願意。我在大江南北不敢說有多大的名頭，可是提起神刀葉五爺總還算一條硬漢子，素常講究交朋友，我家中出這麼個守節不二嫁的兒媳，是替我葉五爺臉上貼金，我那能不願意，不過我這人素常本着天理人情作事，我這兒媳今年才二十六歲，先不說死，就是够了年歲頂五十歲，還有二十多年，倘若有個中途變節，那一來連我們祖先的臉面全得喪盡，所以在小兒去世後，一年中教她婆婆屢次婉言開導她，告訴她不要因爲一時的夫妻恩愛，誤了她的青春。我那兒媳確很明白我們老兩口子的意思，到了我面前說道：「公爹不用不放心兒媳，兒媳有三件事決不能再嫁，頭一件是公爹名滿江南，誰不知神刀葉五爺，兒媳若是失節再嫁，公爹有何面目見人，氣也就氣死了

，我跟丈夫是恩愛夫妻，我再忍心些也不忍把公爹氣死。第二樣丈夫是屈死在賊官手內，我會許下文夫，不論如何，也要替夫報仇，倘若食言，定遭天報，我既已對天明誓，沒有一時一刻不記着替我丈夫報仇，我若失節，只恐怕我丈夫的陰魂也未必饒我。第三樣是我娘家雖不是甚麼響耀世族，可是現在也是清白人家。我父親是職等教場子的師父，教出好幾十個徒弟來，提起鐵槍于志勇來沒有不佩服的，在鄉里排難解紛，不論多大的事，只要老爺子一到沒有了不了的，我若是不給他老人家留臉，請問老爺子能饒我不能。有這三種情形，我甯死也不能再嫁。」葉錦堂說到這裏，長嘆了一聲道：「我那賢慧的兒媳說出這番話來，教我傷心到極度。我們老夫妻從此死心塌地的不再把兒媳的事掛在心頭。」雲飛也十分讚嘆，又勸了葉錦堂一番，隨問葉錦堂道：「少鏢頭遭甚麼事死的呢？」葉錦堂深悔自己失言，見雲飛追問，葉錦堂答道：「雲師父你這一問，我決不能再事隱瞞，不過雲師父總要守口如瓶，因為在這裏走漏了風聲，卽有殺身大禍。」雲飛道：「五爺你放心，我入師門最晚，可是論歲數就是我最大，我忝爲恩師門下頂門人，我焉能那麼不長進。」葉錦堂道：「雲師父先稍候一候，我去燒點水，泡壺茶回頭咱再細談。」雲飛道：「五爺請便罷。」葉錦堂起身出去，雲飛一盤算自己的事，今夜還不能走，必須暗入甯安府探探一番，在這裏正好作個安身之地。

這時見葉錦堂把店門開了，到外面打進水來，到廚下去燒水。呆了工夫不大，葉錦堂把臉水

打來教雲飛淨面。雲飛見店主自己操作，心中好生不安，對神刀葉五不住的客氣，葉錦堂道：「雲師父你就塌塌實實的別客氣，俗語說，賣甚麼吆喝甚麼，開店的不同候客人，難道還等着客人伺候店主嗎？」雲飛道：「五爺取笑了。」不一時，葉錦堂又泡了一壺茶來。這回連壺帶盞全換了，茶斟出來也有些清香了。兩人坐在窗前一邊品着茗，一邊談着。神刀葉五先咳了聲道：「想不到我老境這麼糟，我自從在金陵設立鴻記鏢局，仗着大家捧我，各處沒有走不開，打不響的。我家眷就在武進縣柳林灣原籍，原籍也沒有好多人，只有兒子兒媳跟老妻。我爲鏢店事忙，一年到家中去一次。我想幹這刀尖上的買賣有幾個得收好結果的，所以教小兒自幼讀書，不再習武了。因爲我不常在家，他又是獨生子，他母親未免有些溺愛，趕到給他完婚以後，遂也不再讀書，在家中照應家事。從小沒離開書本子的人，未免不通世故，幸虧我這兒媳還明白，幫助着他照料一切。俗語說，飽暖生淫慾，我那兒子被一般壞人引誘，漸漸狂嫖亂賭起來，不時的有一羣狐朋狗友到我家中纏磨。我那兒媳每一問他，他就以同窗至友溫習功課爲名，掩蓋他的劣跡。我那賢德的兒媳，屢次規誡他，只是置若罔聞。有一次離家三日竟未回來，敢到第四天上有人送信，說是他已竟遭了事，被武進縣衙捕去。再託人一打聽，這個禍蓋的非常大，是結交匪人派分贖物。這種天外飛來的橫禍，我那老妻連疼兒連驚嚇就病了起來，只苦了我那兒媳，又得打點官司，又得侍候婆婆。彼時給我送信，正趕上我押鏢到鳳陽去，頂到我回來，已經一個多月了。我緊忙趕

到家中，我那兒媳向我哭述一切，我四下一打聽，原來是縣官周儉齋也有個兒子，跟小兒等滿在一處荒唐，周儉齋是個賊官，視財如命，後來知道了他兒子偷着花了不少錢，疼錢心切，把他兒子飽打一頓，追問出來是跟本城一般紳商家的少爺在一處嫖賭，這周儉齋才設法陷害這些少年以報勾引他兒子不務正之仇。這才買盜攀賊，一共捕去了三個，有本城糧商顧文堂，紳士楚秉忠的兒子，押起來追繳贓物。我打聽明白，這才託人一說情，他答應拿五千銀子完案。我竭力頌人說情，算是花了三千銀子把我兒子才放出來。雲師父你想，遇上這種不成材的兒子，教我有甚麼法子。那料他一受恐嚇帶羞慚，竟致一病不起，在釋出後二十天，竟撒手人寰。雲師父你想，他雖是不務正，也沒犯甚麼國法，世上竟有這樣的硬賊官，爲一點私忿誣良爲盜，買盜栽贓，這種官要是容他任意橫行，小民們那有活路。那時我兒媳向我商量要殺賊官替夫報仇，我百般勸解她，不要這麼辦，殺官如同造反，倘走露一點風聲，就有滅門之禍，不如聯合本地紳商搜集他的劣跡，到上司衙門告他，王子犯法與民同罪，祇要證據確鑿，一樣的教他身受國法。我兒媳當時很跟我犯了些口舌，她的意思是，歷來只許官家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作官的懲治老百姓們容易極了，老百姓們想搬倒一個縣官，就費大事了，這種年月只能自己保護自己，若是寬等作官的來保護，那就別想活着了。我當時見兒媳所說的話，全是負氣的話，遂竭力的勸慰，兒媳算是答應了。我遂邀集了當地的紳商們在常州府城蘇常道，遞了兩張公稟告他，那知縣官周儉齋手眼通天，上

荒 山 俠 蹤

司衙門滿有人情，稟帖投進去竟如石沉大海，一般紳商們全胆小，見常州蘇常道全有護庇縣官之意，遂不敢再接再厲的去告他了，在我們回去沒有十天，那縣衙裏散佈出來信息，說是所有皆知縣的：早晚全得收進去，按江洋大盜辦了，我一聽到這個信息，實在忍無可忍，夤夜入縣衙，想把狗官刺殺以報殺子之仇，不料周儉齋這個狗官機警異常，早防備到有人暗算他，縣衙中捕快班頭守營佈置的異常週密，竟無法下手，我只可回到家中跟我兒媳一說，不但仇誓不能報，並且也得躲避躲避，光棍不鬥勢，我們處在他勢力之下，那有理可講。他不能作一輩武進縣官，等他解任的時候，再找他遲。我們遂全家避禍到金陵，過了月餘，江寧縣把我傳去，說是接到了武進縣的公事，說是我以保鏢爲名，暗含着結交江洋大盜，竊賊收贖，江寧縣官倒是一位賢明的父母官，他當時諭令我鴻記鏢局子歇業，在本地面上既沒有不法的行爲，也不再深究別情。我知道這種事是無法分訴的，遂謝了這位縣太爺立時回來，把鏢局子的事結束了。我幹了這麼些年，倒還積蓄了些家私，不過這一摘牌匾，知道的是負屈含冤，不知道的一定疑惑我折在綫上，栽了跟頭。我從彼時立下誓愿，就讓周儉齋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他，不料在我鏢店歇業後月餘，他就調任大名府進京陛見，我把家業滿變賣了，遂跟到大名。那知他未到大名府，聽說寧安府出缺，這賊官知道這個缺是最能賺錢，只要把都統打點好了，什麼人也節制不着他，他遂拿江南任上刮來的民脂民膏一運動，居然如願以償，大名府沒到任又調任寧安府。我們一家三口也跟到關東

，到這裏一看情形，地方上頗緊，故此找了這麼個清靜地方開這個店遮掩耳目。我到這裏已經半年多了，只爲這個賊官雇了兩個護衛，這兩人很是勁敵，兩次入寧安府全沒得手，昨夜又去了一次，我那兒媳險些遭了毒手，左臂帶傷回來，反正我跟這賊官勢不兩立，只要我葉五有三寸氣在，決跟他拚了。

雲飛聽葉錦堂把已往的事說完，不禁憤憤不平，遂向葉錦堂道：「這就叫官逼民反，我歷來本着忠厚待人，寬和處世，可是這種狗官，我若遇上也難容忍，五爺你若有用我幫忙的地方，自管言語，爲私交爲公忿，我決沒有含糊。」葉錦堂道：「多謝雲師父，別的事我全仗着朋友幫忙，惟獨這件事我不敢奉煩。我若連這個狗官全殺不了，神刀葉五還有甚麼臉面見人。我那親家鐵槍于二爺也要跟我來幫忙，也被我攔下了。我告訴我那親家，倘若葉五不能爲兒子報仇，遂也不再出頭露面了。兩人又談論會子別的事，天已到了午時，一同吃過飯。雲飛假託路上沾了些暑熱，圖這裏清靜，打算在這裏靜養兩天。葉錦堂答道：「雲師父自管住着，我又不是真打算作買賣，再有客人也不留了。我來到關東，人地生疎，這地方又偏僻，那見的着咱同鄉的朋友。雲師父沒有甚麼事，在這裏多盤桓幾天。」雲飛道：「既投奔到你這裏，那還會不招擾嗎。」葉錦堂道：「咱們不是泛泛之交，千萬不要客氣。」雲飛道：「五爺這話倒深知我的性情。」雲飛又向葉錦堂探聽這寧安府的風土人情，葉錦堂道：「這寧安府倒是個很富庶的地方，因爲都統，府台，寧安

應全在這裏。寧古塔的參，每年也要成交一二十萬銀子的買賣，所以這地方一年比一年發達，各牧場的主人也全在這裏交易買賣，最令人重視的就是以這裏爲配所。充軍到關東的，滿發到這裏收容，這裏所收的罪人，上至督撫提鎮，下至販夫走卒全有，故此這甯安城真是藏龍臥虎之地。罪人到這裏，均由都府裏審問罪情的輕重，有案情輕的年限少的，就留在這裏效力。案情重大年限多的，並不收在這裏。」雲飛聽了暗暗吃驚，遂問道：「怎麼還往別處發嗎？」葉錦堂道：「雲師父你這個話可真算外行了，充軍到某處全是按罪情由部裏判決，絲毫不敢更改，寧古塔是這一帶的總地名，所有充軍寧古塔，到這裏就算到了地方啦。」

第三 若是當真送到寧古塔去，那不如給罪人改個極刑到痛快。」雲飛道：「是的，那裏是沒有人跡的地方，如何能呆的了？五爺你倒是說這罪人還可以往那裏收容。」葉錦堂道：「揀那案情重大年限多的，或是遇赦不赦無期流徒的，送在白蟒山收容。這白蟒山離此地也就是不足十里，出寧安府的東門就望見了。山並不火，也是長白山的分支。相傳在明朝洪武年，山洞中出來一條白蟒作怪，每一出洞駕風而行，行路的離着那白蟒山還有十幾丈遠，就能被他吸到腹裏去，鬧的離着百八十里地全斷了行人。後來由薊遼總督懸了重賞，如有人能除此害者。賞銀千兩。雖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可是白把關東有名的獵戶死了無數。這件事到處傳說，驚動了一位高僧，傳說是京東紅巖寺的主持，到這裏憑着佛法把白蟒制服，仍把白蟒趕回洞中，用符籙把洞口封了，永世

荒 山 俠 蹤

不能再出洞口一步，自今這個古蹟還有。白蟒山最高處山壁上有一塊大石，上面像似用刀刻的篆文字樣。這事是真是假，也無從證明。這個山的名字，可就叫開了。這白蟒山方圓也就是五里多地，形如城廓，只要把山口堵上，別無出路。裏面有好幾十處平坦之山地可以耕牧，後來把那裏建築了許多營房，一半作爲駐兵，一半作爲配所，把罪人就送到那裏，教罪人們耕種紡織。各處全有卡子，山口有營房。罪人想走，除非是飛了出來。」雲飛道：「那麼既然還許罪人工作，總比作監牢強多了，還跑甚麼呢。」葉錦堂道：「雲師父你是沒有看見這羣狗官待遇罪人的慘酷，終日鞭扑敲打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體，我們說句良心話，朝廷裏正在收買人心的時候，竭力的施行恩惠。差不多隔三五個月。就有一回恩旨，不是給罪人增加口糧，就是賞給冬衣。無奈這羣硬賊官上下其手層層的剋扣，輪到罪人身上還有甚麼，所以每年冬餓死的不知有多少，上下蒙蔽，只報個病亡就算沒事。前幾月朝廷裏嫌這裏病死的太多了，下了一道旨意，教這裏統都統給罪人請四名官醫，有病的免令服役，這一來又給經手的多了一筆進項。不過不能一概而論，清官固然也有，只是沒賊官這麼容易找。罪人就是不受虐待，每一起起充軍到這麼遠來，舉目無親，妻離子散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轉故鄉，全够活的。再加鞭扑辱罵，牛馬不如，他怎麼不想脫逃。所以那不能忍受的，甯願跑不脫摔死，也不願意再受了。據說每次因爲脫逃摔死一個，就給別的犯人減些日子罪。」雲飛道：「因爲有脫逃的，自然對別的罪人分外的加緊防守，怎麼倒少受罪呢

「葉錦堂道：『管理罪人的也知道是管的太緊了擠跑了的，一時心同意轉，對待罪人稍微的寬厚一點，不過沒有多少日子舊習又犯了，依然視罪人若仇讎，所以充軍到寧古塔的不啻送入枉死城。』

雲飛一邊聽神刀葉五說着，自己暗暗盤算，這許又得多費一番手續，錯非把罪人的冊籍翻開，可以容易知道王總督姜總兵准在那裏。若是只憑暗中察找，就費了事。隨又問葉錦堂道：「二那寧安府所收的罪人全在那裏呢？」葉錦堂道：「凡是充軍到這裏的，全是軍台効力的性質，雖然是罪人，按着規矩到了這裏先拘禁一百天，爲的是品評罪人的性質跟他的能力，然後派到各衙門裏爲公家効力。比方這個罪人自從効力以來，一年二年內沒有錯處，勤懇耐勞懷恩守法，守轄的官就應當保本上去替這個罪人陳情。朝廷裏只要見到這稱保本，就把這罪人的罪免了，放他回故土。無奈這羣狗官終日爲自己升官發財打算，那還把這些事放在心上。現在寧安府城內所有的罪人，白天有五六十人散在各衙門裏効力，晚上全收寧安府大獄裏。聽說跟本處犯罪的囚犯不在一處，大獄裏分爲兩段，充軍來的比較囚犯好一點。」雲飛點點頭道：「這才是人犯王法身無主。可是雖則王法這麼嚴，一般刁狡之徒，依然勾心鬥角的作那傷天害理的事。就以關東道上而論，遍地強梁，拉大幫，立垛子窩的到處皆有，像他們又怕國法分毫呢。」葉錦堂道：「據我看也不能全怨他們悍不畏法，一半也由於這羣硬賊官逼迫，一半是民風太強悍所致。」雲飛知道葉

錦堂個人有冤屈事橫亙在胸前，所以說出話來未免持着偏見，遂又談論些閑話。這一天葉錦堂也未遠去，只陪着雲飛在店房左近遊玩了會子。晚飯後，雲飛見那葉家的兒婦依然的收拾院裏的物件，似乎所受的傷並不甚重。自己一琢磨，不論如何今夜也必須入寧安府探探一番。到了定更以後早早安歇，可巧神刀葉五也睡的很早。雲飛歇了會子，到了二更多天，自己悄悄起來，就是原舊的一身老繡綢褲褂，只把大衫脫去，白布高腰襪子的襪口緊緊，把一盃冷茶倒在地上，把布鞋底滿沾溼了，爲是躡高縱矮既沒有聲音，又抓的牢穩。雲飛有生以來，這是頭一回這麼小心。從鋪上摸了一把青銅錢放在皮錢袋內，把一條小辮挽起來，遂把燈熄滅。收斂心神，氣往下沉了沉，側耳一聽院內毫無一點聲息，這才一推門來到院中。往東屋看了看，窗上並沒有一點燈光，雲飛腳下一點，躍上東房，不敢在房上走，怕驚動了神刀葉五，提着氣又一提腰，躍到店門的牆頭上飄身落在街上。雲飛這次夜入寧安城，都統府初門羣凶，探府衙慘親奇命案！

第四章 燈昏月暗寧安府惡吏逞凶

却說雲飛出了店房，冷清清的一條街道，只有幾家院內的犬吠，互相唱合着，沖破了沉寢的空氣。雲飛轉奔了東街口，也就是走過十幾戶人家，就是曠野了。一輪皓月高掛長空，照着寂寂的原野，往南往北全沒有道路，不是一叢叢參天的古樹，就是荒草塞途，只有往東奔寧安府一條

寬闊的大道，也是黃沙沒徑，真是鬼氣森森。

雲飛振奮起精神來，燭光煥發，施展達摩三十六經義行功十二訣，鹿伏鶴行，展眼間已望見寧安府土城。耳中聽得城上已交了三鼓，一盞盞的紅燈，沿着城頭蜿蜒着似一條火龍。雲飛離城近了，只循着道旁的荒草走，雖有月色，雲飛這身衣裳跟地皮差不多。再說離三四丈就不易見，何況再遠了呢。趕來到城牆切近，雲飛隱身荒草前往城上看上去的道路，見上面一對對的守城官兵梭巡着，若是憑自己這種身手，出其不意，硬往城上闖，倒是進的去，不過此來必須暗入暗出，若是驚動了一人，就不能任意的停留了。雲飛相看了會子，拿定主意，繞到北面，城頭上正是一座帳篷，城上駐守兵丁，防備的是充軍罪人潛逃，或是有暴動等事，帳篷門滿衝着城內，每一座帳篷門口，有兩名兵丁值崗，梭巡的兵丁，每一個更次換一班。雲飛看好了，剛有一隊兵丁過去，遂運一鶴冲天的輕功躍上城頭，脚一找穩了箭垛口，趕緊一伏身，第二梭巡羅的兵丁又到。見他們剛一過帳篷前，跟值崗的兵丁一換口令。雲飛斜刺裏往南一縱，出去兩丈多遠，跟着一飄身，已躍下城去，落在地上，緩了緩氣，抬起頭來往城上看。雖則緊貼城牆站着，看不見甚麼，可是看見城上的兵丁沒有別的動靜，知道他們是毫未覺得。自己辨了辨方向，奔東南走了一箭地，見有往東的一條街，記得神刀葉五又說過，西門大街進街口不遠，就是那守管的衙門。四門盤查跟城上駐防的兵丁，全是一位記名總兵，三營統領馬騰鏢統帶着。聽說他是毓都統的乾兒子，

荒山俠蹤

都統以下的官員，沒有不巴結他的。還是爲護短，倘有他的部下惹了禍，他是楞不講理。雲飛這時又想起自己那匹三光火龍駒來，不知落在誰手，何不先探探我這匹寶馬的下落。往街裏走了不遠，見迎面一隊兵丁巡街，頭裏一對氣死風燈，一律的紅纓子大槍。雲飛墊步撐腰，飛身縱上了道旁的鋪房，伏在房坡口，等他們過去再走。不一時，這隊兵丁已到了所伏的房下。雲飛一看後面督着隊的武官，正是昨日刦自己馬的那個，雲飛不由氣往上撞，心說冤家路窄，我先把你廢了吧，伸手從皮袋內摸了兩枚青銅錢，要把刦馬的狗官雙目給他打瞎了，省得他再見財起意。剛一抬腕子要往外打這兩枚銅錢，就聽吧的一聲有人擊掌，這一掌擊的非常清脆，雲飛不覺一驚。那武官也似乎聽見了，站住了往身後及兩個房上看，啊了一聲，似乎很驚異的。雲飛急忙斜臥在坡上，不敢再抬手了。那武官看了看，沒有一點動靜，又聽那武官問那八名兵丁道：「你們聽見有人拍巴掌沒有？」那八名兵丁有說聽見的，有說沒聽見的。那武官又往四下看了看，仍然催着兵丁走了。雲飛見已把機會錯過，遂把兩枚銅錢仍放在袋裏，自己也覺納悶。見那隊兵丁已走遠了，遂站起來往附近一察看，連一點影跡也沒有。雲飛知道這裏還有高人，猛然自己醒悟，暗叫自己：「雲飛，雲飛，你險些誤了大事！」這擊掌的分明暗示我不可莽撞，我此時若一傷了這刦馬的武官，勢必鬧得滿城風雨，豈不把正事就誤了。自己就是猜不透暗中助我的究是何人。這時聽得各街上全有查夜的官兵，遂不敢在街上走，只在民房上，躡房躍脊，過了半里路，心說遑寧安

城的街道，竟有這麼長。正在房上走着，忽見北邊有一座衙門，門口有兩架氣死風燈，站着四名兵丁。雲飛想着，這定是那統領衙門，自己何不進去探聽探聽。雲飛原本是在街道南面房上，竊身落在街心，一塌腰縱身躡上北面的民房。見這衙門前邊，也像各地的縣衙門相似，不過在大堂的兩旁，一邊是兩層的房子，滿是營房式，靠東邊大牆一帶，是二溜馬棚，後面再有多少房子，就看不清了。自己先奔了馬棚，見馬棚裏有二十多匹馬，在馬棚簷子下掛幾個紙燈籠，半明半亮。細一看，裏面並沒有那匹火龍駒。雲飛一想，定是已把這匹馬弄走了。又到後面各處看了看，也探不出一些聲響。自己一想，儘在此就誤有甚麼用處，還是趕緊奔都統領衙門，探聽王總督的下落要緊。拿定主意離開這個衙門，仍由民房奔東走，趕到把這條街走盡了，是一個十字路。稍辨了辨方向，逕奔了東邊一條長街，在路北有一處巍峨壯麗的轅門，轅門內兩邊，豎有五丈多高的刁斗，一邊是八名守衛兵丁，轅門前一邊戳着一對紗燈。雲飛繞着到了圍牆，翻上了牆頭，往下看了看，迎面儀門閉着，只在一邊開着一扇，影影綽綽，似乎也有值崗的兵丁。看這情形，定是都統府無疑。雲飛遂從兩邊的儀門旁繞着進去，見儀門內是一座大堂，東西有八間廂房，並沒有一點燈光，雲飛站在大堂上，往前後一望，見靠大堂的後面，偏西邊一帶的矮房，窗上燈光隱隱。雲飛躍過了大堂，來到了近前，聽得屋中笑語喧嘩，看了看院中，寂靜無人，遂到了這所矮房前，用指尖把窗戶點破了一點，往屋中一看，見屋中陳設頗為富麗，屋中一共是五個人，兩

荒 山 伏 蹤

個是武職官打扮，那三個全是差人，圍在一張桌上賭牌九，正在興高彩烈。內中一個武職官，一邊摸着牌，一邊說道：「小張，你也不到簽押房看看去，都統還許沒到內宅去，倘若一步闖出來，咱們就樂大發了。」這時一個穿着灰布四開叉褂子的少年，正摸起兩張牌，精神貫注的滿在牌上，目不旁視的順口答道：「李副爺怎麼總這麼咕咕，都統別說這會不往前邊來，就是來了看見，也不致於說甚麼，碰巧還許給我添本啦。」旁邊一個年輕一點的差人把嘴一撇道：「小張，你總這麼賣狂，你跟都統是有一腿罷？」那差人把牌往桌上一扔道：「又他媽的鬧個大閉十，吳得明，你別說便宜話，咱兩人站一塊，讓大夥說：誰像貨？」這時那作莊家的一邊摸着贏的注，一邊說道：「別起哄，這是來輸贏的。」那叫小張的正言厲色的說道：「我說正經話，他們誠心搗亂，你們又不是跟都統一天半天啦，他的脾氣還不知道嗎？只要他心裏痛快，咱們就是鬧場了天，他也裝看不見。若是趕上別拗的時候，你怎麼小心，他也找尋你。今天都統是雙喜臨門，還會跟咱們別拗嗎？」那武職官却說道：「小張，有你的，沒怪你越混越紅啦。看風使船，馬前三刀，小老婆殷勤，那真得屬你。」那姓張的差人正撈起一張牌，右手的食指暗摸牌點啦，聽那武官拿話引他，笑嘻嘻憤怒非怒的說道：「我今天輸錢就輸在你身上啦，又鬧個虎頭鑽油，大閉一對。李副爺，你怎麼這麼會挖苦人？等着我的，你不是說我會小老婆殷勤嗎，我就實任啦，趕你機會，要不教你鬧四十軍棍，對不起你。」那武職官忙笑着道：「小張真掛火啦，我是嘴給屁股惹

第二集 第四章

禍。得啦張爺，我再說這個受罰。」那姓張的也笑了。那武職官道：「說真的，據我看，咱們都統簡直是找病，今天差點沒教那匹馬摔死。統領一團高興來的，鬧了個大逼氣，幸虧都統是真愛這匹馬，雖把他摔下來，直還是千里駒沒有不劣性的，這不是賤骨頭嗎？最令人生氣的，是周知府弄了兩個姪姐來，楞說是他閨女，送給咱們都統當姨太太，真正叫山高皇帝遠，由着自己性子反，這要在關裏頭，早被人參啦！」那姓張的差人道：「李副爺，你膽子真不小，醉雷公亂劈。」周知府是知道有人給他在都統前說了壞話，所以才拿自己閨女買都統的心，這是人家的手段。」那武職官啞然一笑道：「小張你這一手可差遠啦，寧安府這幾個官的出身來歷，全在咱肚子裏裝着啦。周知府的太太，沒開過懷，那來的閨女。就看今天一下轎那種滿不在乎的情形，就不是正路貨，要是真正的千金小姐，也沒有那麼不要臉的，所以我說這決不是好兆。俗語說的好，姪姐進房，家敗人亡。」那姓張的差人道：「沒怪有人給你起外號，叫臭鴿子李呢，盡力的都吧，你還要不要呀？別淨說喪氣話，你盼着都統封了大將軍，你緊跟着沾點光，他要是家敗人亡，你也得另找飯門。」那武職官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們全想着陞官發財。就是我天天鋪蓋捲起來，等着開革回家抱孩子去，就衝這四個雜毛就幹不長。」那武職官剛說了這句，那四人齊一怔神。那叫小張的把嘴向外一呶道：「得啦，教他們聽見。」那武職官冷然說道：「我不怕他們，聽見又怎麼樣？這四個雜毛，會個三招兩式的，把都統哄對了，由着他們一吹，又是那個劍俠是

他師父啦，甚麼練過金鐘罩鐵布衫啦，可好，咱們這位都統說什麼信什麼。四個小子就像作了字並肩王啦。整天拿我們弟兄開心，真比都統難伺候。」這武職官越說越氣，那四人竭力勸着他算住了口。

雲飛在窗外聽的也是好生氣悶，心想堂堂都統府就這麼亂，足見這個鎮都統是個酒色之徒。

自己不願再往下聽，知道自己那匹火龍駒確已到了這裏，遂仍竄到房上往後走。在大堂後面是五間大廳，東西各三間配房，除了正面大廳是黑黝黝的，兩邊配房後有燈光。雲飛遂奔了東邊配房，先看了看這院子出入的道路，見南邊是大堂の後房山，兩旁全是箭道，通着前面，北面廳房的兩旁，一邊是一個月亮門，通着後面。雲飛看這情形，若是站在院中往屋裏看，倘若前面或是後面來了人，不易躲避。想到這，移身到簷口，手捋住樣子，全身墜了下來。臉朝外，下身又往上翻，兩腳找着簷口，全身往下一墜，倒掛在簷頭。這屋子當中掛着竹簾子，從簾外往屋裏看，因為屋裏燈光亮，看的清清楚楚。迎面上是一座書案，案上文具井然，案頭放着一堆公文卷宗，一只三明子驢台，再斜着往裏看。見靠北面是一座楠木鏤螺甸的床，床上臉向窗躺着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和衣假寐。雲飛鼻中嗅得一股子酒氣，似乎那躺在床上的人吃酒吃多了。再往南邊看，靠着牆一座木廚，裏面滿是擋案。雲飛一想，寧安府所有的罪人，雖不在這裏收容，可是這裏一定有清冊子。只是屋中有人，我如何能進去，看情形這人一定是辦文案的老夫子，好像吃酒吃醉了，

但是攪測着，不能斷定他醒不了，不如試試他。想到這，往上一翻身，落在簷前，伸手摸了兩枚銅錢，把一邊的簾子微微撩起一點。見床上一張捲書的炕桌，桌上有一只古銅仙鶴燭台，燃着一只紅蠟，燭台旁放着一只盞盃。雲飛左手掀着簾子，右手食中二指箝着一枚銅錢，一抖腕子把銅錢打出去，嘩啦一聲，炕桌上的盞盃擊碎，殘茶四濺，雲飛隨把簾子放下，倒着身子往裏看，見床上躺着那人，身子微微轉側了轉側，仍然睡着。雲飛這時才算放了心，知道這人確是睡着，隨即掀簾子進了屋。又一抖腕子，第二個銅錢打出去，把炕桌上那紅蠟的火燄打滅，因為屋中光亮太大，把案上的三明子燭台三枝紅蠟熄滅了一枝，這看案上的堆着的公事。見滿是甯安府屬下，呈請的公事，跟新近解來罪人原解衙門的公文。雲飛把蠟台端起，往擋案架子上看，好在卷宗冊籍全有簽字標着，是某一種的擋案。看左邊一行格子內的冊子是大清順治某年順天府遞解流徒犯清冊。雲飛伸手取這本冊子，剛抽出一半來，忽聽得外面有脚步聲響，雲飛知道有人來。急忙把手縮回，這時脚步聲愈近，雲飛忙把蠟台往書案上一放。就聽院中先招呼張升，跟着又說了聲尹師爺，還沒安歇。屋中這一沒答聲，只聽那人啊了一聲。雲飛撲口的兩口把燈熄滅，外面大聲問：「甚麼人？」雲飛把簾子輕托，從左邊一縱身躡了出來，見院中說話的那人，已離着門口很近。雲飛一躍出來，恍惚見那人身量高大。雲飛的身形快，跟着一墊步，發身躡上大堂的屋頂，院中那人說了聲：「大膽強徒，敢到府中攪擾？」一邊說

着，也蹣上房來。雲飛剛一上了房脊，往前坡走，猛然從前坡閃出一人，嘴裏說了聲：「毛賊！你往那裏走？」伸手就抓雲飛的胸口。雲飛伸右掌，用撥雲見日往外一推，這人的手也很快，翻掌用斜單鞭，往雲飛左脅擊來。雲飛聽得身後這人已到，腹背受敵，乃用戳手法往下一切，那人一換式，雲飛右腳往前欺了一步，用排山運掌，雙手齊出，橫着往外一推，「嘿！」的一聲，那人被擊去老遠，撲的摔在房上。追雲飛的那人，從身後奮全力，黑虎掏心奔雲飛背後打來，雲飛的排山運掌已用上了。趁式上身往房上一塌，後邊那人一拳搗空，身體不由己的往前一栽。雲飛左脚兜着這人的右跨踹去，這一脚踢個正着，撲的一聲，從房上滾了下去，撲通哎喲，已摔的骨斷筋折，雲飛忙站起躍到前坡。這時房上的瓦，被右邊摔出去那人砸碎了一大片，大堂左右，全有守衛的兵丁住宿，這時被這片聲音驚醒。東邊屋裏耍錢的也聽見了，齊往外闖，雲飛不敢就延，縱身躍上大堂西邊的羣房，翻到大牆上。回頭望了望，見兵士們全都進了箭道。自己飄身下了大牆，耳中聽得都統衙內一片喧嘩的聲音，雲飛緊走了幾步躡身躡上南面的民房。剛到了十字路口，就見一隊巡查街道的兵士們把一對號燈戳在了街心，這十幾名兵丁就在街口站着不走。雲飛一看想奔西街這裏不能下去，遂繞着往南走，越過幾十戶民房，見街西面有兩道橫街，雲飛躍到街心，往頭一條橫街上一望，見遠遠有兩名更夫敲着梆籬奔這邊走來。雲飛遂奔偏南的街上往西走，走了一箭多地，耳中忽聽得有哀號婉轉之聲，只是聲音極其微細，雲飛不由的脚下慢了。細

一聽這聲音似乎從右邊來的，抬頭細往北面一看。見路北有一道大街，由東自西足有二十丈，牆高有一丈五六，上面有倒鬚勾的鐵叉子。細一聽，果然是從牆內發出來的聲音。雲飛看這種情形，知道一定是衙門的後牆，似乎聽神刀葉五說過甯安府衙在南橫街，這裏一定是南橫街了。既已來到這裏何不進去看看，又聽得各街上馬蹄雜踏的聲音，遂先躡到大牆旁小胡同的民房上。這一帶民房雖則跟大牆隔開，但是胡同極窄，也就是五尺寬，由民房再往大牆上翻就省事了。論雲飛的輕功，上高兩丈的牆並不費事，但是大牆上有倒鬚勾的鐵叉子，腳得找准了，一個失神被鐵勾掛上就容易受傷。雲飛剛躍上民房，就見方才看見那兩名更夫也轉進街來，雲飛急在房坡上一伏身，候他們過去再上大牆，就聽那兩個更夫一邊敲着梆鑼一邊說着話。一個說，甚麼事別聽聽傳，眼見是實耳聽是虛，要是聽他們起鬧都統府四位護衛能耐大啦，不是會十三太保的橫練，就是會劍術，趕到一遇上真正的能人，就分出真假來啦。聽說四個人打一個全不行，楞叫飛賊給摔死兩個。賊走關門，說是都統傳下令來教守營各處搜索，天亮了不准開城門，城內挨家的搜索，這不叫白費事嗎？人家既有那麼大本事，這麼座土城就攔得住人家啦？這兩人說着已走過去。再聽底下的話就聽不清啦，雲飛暗暗好笑。

這時交過了四更，雲飛看准了牆上的鐵叉子，腳下一點民房，騰身而起，一手捋住了牆頭鐵叉子的下節，左臂往鐵叉子下空擋子裏一穿，跨住了牆頭，右手用力一撥，把一枝鐵叉子起下來

，隨手往旁邊的叉子上一搭，這已有二尺五寬的空子。雲飛右手也一按牆頭全身翻過牆來，仍用右臂跨住牆頭，往裏看，見離着牆一丈遠，一排的矮房子。雲飛從東邊上來的，這一排房是北房，所看見的是後房簷跟東邊房山，大概是每間有一個後窗，微微的發出一線的燈光，似有似無。呻吟的聲音就從這一排房子裏發出來。雲飛把牆頭灰片拾起一片來，往地上一攔細聽了聽下面全是土地，這才飄身落了下來，脚下站穩，奔了這片矮房。雲飛先要看看這裏倒是衙門不是，順着這所房子的東邊往南走，看見前面有一道小門業已關閉。蹀上牆頭往前坡一瞧是一條箭道，雲飛輕輕落在箭道內。往前走了不遠路西有個木柵欄門，再往前走又是一個角門，往角門裏一瞧，見是衙門裏大堂的情形，知道准是府衙無疑了。

荒 山 俠 蹤

天已不早，不便就延，反回來奔了那柵欄門，細往裏一看。裏邊南北的房子，一排足有十幾間，遠遠的迎着門還有一段矮牆，黑色木板小門，雲飛一瞧這情形一定是大獄。抬頭看了看，月色偏西，院裏也沒有燈，黑暗暗的，遂竄上了牆頭，落到監牢箭道內。緊貼着柵欄門北邊兩間屋子特別的亮，雲飛躡足潛蹤到了這兩間屋子的窗前，聽得屋中有兩人說話，窗戶上的紙原舊就有破洞的地方，從紙孔裏一瞧，見這屋子是兩間全明着，靠東山牆是一鋪木炕，木炕上的被褥，凌亂的散放着，似乎剛有人睡起來。迎面一張八仙桌，一邊是一張椅子，一邊是一張方木凳，木凳旁一隻長方黃油坐櫃，桌上一只蠟台，燃着半截白蠟。靠東邊椅子上，坐着一人，年約四十多歲

，赤紅臉，一臉的糟瘡。穿着件藍綢子長衫，既髒且舊，頭上的髮辮，像亂鷄窩似的。旁邊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，穿官衣，是獄丁的制服，站在桌子前，正提起一把宜興壺斟茶。一面把壺放下，把一盃茶往那坐着的面前一放，隨手把一根皮鞭子拿起來說道：「吳老爺，你何必跟他生這種悶氣，賊骨頭賊肉，熱堂過了多少次，他還沒有一點口供，你想收拾服了他，那會行？依我說，你還是別管，教賀三擺治他，早晚准教他服服貼貼的往外拿錢。別說是他，就拿着海馬張，剛收進來，是多麼有骨頭，可是終歸把他制服了。」那坐着的惡狠狠的說道：「這小子真把人氣死，他就是一個錢不拿也不要緊，只要說兩句場面話，我也不致非跟他過不去不可。這小子嘴這個硬，身亂嘴不亂，我豁出十天工夫，把他的屎給折騰出來。可也怪，是有搗蛋鬼全遇到咱手裏，人家後邊，就沒有這麼敢跟你硬抗的。」那獄丁道：「你是沒有看見，謝管獄員他們折騰那羣軍流的人犯，遇上有來路的，一樣的叫差貼，人家算是對啦。擇肥的咬上一口，千八百的落銀子。真有錢的兩主，幾千地跟下人來打點，他真敢要，就真有拿錢砍的。」雲飛一聽這兩人說話情形，一定是管獄員跟管獄丁。正在這時，就聽得東邊靠北面當中監房裏，一陣鎖練子響，跟着一個哎喲着說：「你這不是成心嗎？我這腿上的瘡痛的够受的嚙，你還硬擠。家裏炕頭上多舒坦，誰教你打官司來啦？」雲飛一聽，這准是囚犯們爭吵，自己剛要過去看看，就見籠道盡頭，靠南邊監房門前燈光一閃。雲飛一看有人出來，往下一矮身，一個旱地拔葱，躡到房上，伏身往裏

荒 山 俠 蹤

看看，果然從南邊監房出來一人，左手提着一個紙燈籠，燈籠上的綿紙已燒去了一半。借着燈光一看這人，好兇的相貌，身高足有六尺，頭上挽了個髮纂，面似青磚，連鬚落腮鬚鬚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虎目，蒜頭鼻子，身體微微有些曲僂。穿着件短衫，看不清是甚麼顏色，下邊的鬚子高高提起，趟着鐮子，走一步，嘩啷的響着。右手提着一根短棒，一邊走着一邊罵，也是關東的口音，聲音半啞，聲若破鑼。雲飛想着，這定是牢頭，只見他到了北面當中，那間監房門前站住，把木棒往左腋下一挾，右手取出鑰匙，把門上的鎖開了，拉開門進去。雲飛在北房上伏着，見箭道內沒有人，長身站起，輕輕躍到對面房上，到了當中的屋頂上，伏身正往對面屋一看。只見那牢頭進了監房正往牆縫裏插那燈籠，往迎面上一看，靠牆一鋪土坑，頭朝外躺着七八個囚犯，在囚犯的脖子上橫着一條木槓子，全是側着身子緊緊靠着，絲毫不能動轉。屋中陰慘慘，也看不清面目，那牢頭把燈籠已插好，走到了炕前，掄起短棒，拍拍的左右開弓的一路亂打，嘴裏還是罵着，打的囚犯哎呀鬼號。靠炕頭的囚犯一邊哎喲着說道：「我沒言語也挨打，可冤死了。」那牢頭把短棒一舉，拍的又是一棒，這囚犯哎呀一聲，跟着央告：「老爺你饒我吧，我再不言語了。」那牢頭喝問道：「你說，是誰搗蛋？」那囚犯顫着聲道：「就是那長瘡的，跟那個新收進來的。」那牢頭舉起短棒，照定了當中兩個囚犯身上一路亂打，兩個囚犯被打的哀號掙扎，就聽一個囚犯一疊連聲的招呼：「三爺！你饒我吧！你多晷見過我犯過規矩？我是被他擠的才說話，三爺你

多修好吧，我一身的痞，活不長了！」那牢頭住了手罵道：「你死了也不過臭塊地。」

雲飛看看，恨不得立時下去，把這牢頭劈爲兩段，可是自己又因爲大事來了，不便先惹事。越看越氣，再多看下去，自己就要按不住性子了，遂站起來趕奔裏邊的那座小門。從房上往裏一看，小門裏邊地勢極其寬闊，一道長方的院子，北面是一排十幾間房子，南面是一道大牆，小門北邊是兩間東房，西南是三間西房，北面的十幾間屋子，每間全是整扇的木板黑門，門旁一個木柵欄，半截窗戶，裏邊全有極微的燈光。西屋窗上燈光極亮，時時有人影射到窗上。雲飛剛要縱下身下來，忽聽東屋有人說話道：「別睡呀？出去再轉一遭，聽說前頭還沒睡，一會謝大老爺還許進來，爲甚麼在他們眼前不買好呢？哥幾個提起精神來，我這個當頭的，就是那麼回事，只要把上頭交待下來，那個王八且要是跟你們哥幾個認真。」又聽一個答道：「王頭，待弟兄們太好啦，我們說真的，幹着不高興，也是爲替你生氣。當這份差頂着徒罪，可是落錢的事，全被他們把去。東屋料理這個，聽說從京城下來，這位差官，淨說金條，就是五百兩，此外還有四色禮物，原來是教咱們大人走都統的門子，那知咱們這位大人真有胆子，啞謎悄聲就辦了。這回據跑上房的小劉，說是大人拿二百銀子，賞給大夥，你看吧，到咱這准保沒有一壺酒錢。」又聽那個先說話的答道：「我不是說沒能耐的話，這種錢少花點，少缺點德。咱們吃一兩銀子餉，賣一份氣力，准保家裏出幾個好後輩。你看李五不是賺的多嗎？他也沒落下甚麼，他這份忤作，比誰全賺的

荒 山 俠 蹤

多，比誰報應的全快，三個兒子，今年一年的工夫死了一對半，他娘們靠着畫眉韓老，把李五賺的錢，全倒貼出去啦。你們哥幾個少生閒氣，東屋裏的事別摻與。」這時門一開，從屋裏出來四名穿號衣的兵丁，每人是一桿勾連槍，一直奔了北面的屋子，從東邊頭一間起，挨着屋子全是木柵欄窗戶，往裏看了一遍，趕情西北角上，尙有一道小門，那巡夜的兵丁從小門出去。雲飛想着，他們一定巡查完了仍然回來，遂依然伏在房上不動。這時見南邊大牆靠西邊月亮門開了，從外進來兩人，前頭是一個差人，打着一只燈籠，後面跟着一個五十多歲的官員，進了西屋，跟着那四名巡查的兵丁，也從後面轉了過來，仍回他們所呆的東屋。雲飛見沒有人來往，遂飄身落在院中，輕着脚步，用脚尖點地，來到西屋的門旁，到了近前，才看出是連三間一明兩暗，當中這間是六扇格扇當中，這兩扇虛掩着。雲飛一聽，三間屋全有人正在說話，遂把旁邊格扇的紙戳破了一點，往四週一看，不由倒吸了口涼氣。在迎面的桌子前，橫搭着一個鋪，桌子上放着蠟台，那鋪上就像有人睡覺，又像是停着靈，只是情形很是可異。一床舊紅棉被蒙着，可是棉被的裏週，全綁在床板上，看那棉被綁的非常緊。雲飛心想，莫非這就是方才巡夜的兵丁所說，作甚麼傷天害理的事了。門兩旁坐着四個下役打扮的，竊竊私語着，雲飛聽得北裏間說話的聲音很大，移身到了窗前，從破紙孔中往裏一看，臨窗一張方桌，左邊坐着一人，年紀也就是四十多歲，五官端正，面目間一團正氣，只是形容憔悴，滿面愁容，面前擺着一堆冊子，兩眼看着一本冊子上的字

二集第四章

，只是怔着。對面靠牆也是一張方桌，靠裏邊坐着的正是那方才從前面進來的官員，在燈下這才看清，絳帽上是銅頂子，原來是佐雜小官。在桌旁站着兩個差人，桌子前頭，一個帶涼帽兒的正說着話。只聽他說道：「謝老爺自管望安，這種手段做好了，別說是驗不出來，就讓是蒸骨，也找不出傷來，據下役看，府台大人特別小心了，何必教甯安廳驗呢，他是屬下的衙門，嚇死他也不敢過問，這不是多此一舉嗎？」只聽那佐雜小官說道：「李五，你怎麼連這點情形全不懂？府台大人並非是怕甯安廳，爲是把干係全推到甯安廳身上，教他驗完了，就勢連領屍掩埋全是他做的事，就是日後有個走露風聲，或是傳到都統耳朵裏去，都統也未必肯信。」雲飛一聽兩人說話的情形，這才知道他們這是奉知府的命令害死了一個人，連那巡夜的兵丁們所說的話一對證，知府是受了被害仇家的賄賂，竟作這傷天害理的事。雲飛正在思索着，忽見那佐雜官站起來，走到了臨窗的桌子前，那形容憔悴的人很恭敬的站了起來，垂手侍立。那佐雜官往桌上看了看翻開的冊子，又向形容憔悴的臉上看了看，冷然說道：「姜壤，怎麼今天這麼心神不定，你看冊子上，竟會寫錯了這麼些錯字，你心裏要放明白，若不是因爲你循規蹈矩，安分守命，焉能這麼體恤你，你較着他們算到了天堂了。像你們一案的王總督，自到配所，都統也是十分憐恤他，只是他忘了他是罪人，還時要擺總督的架子，氣忿起來時，有誹謗朝庭的話，被都統知道了，把他撥到白蟒山，磨磨他的火性，他再後悔也晚了。」

雲飛在窗外聽得明明白白，不禁額手暗慶，無意中得到了兩人的下落，敢情此人就是姜壞，姜總兵。再看姜總兵只是唯唯稱是。站在迎面桌旁的差人，湊過來說道：「謝老爺多恩典姜壞吧，他倒不是不好好的効力，素日時刻總不忘謝老爺的好處。他大概是膽子小，從天夕一聽說在這屋辦事，他就吃不下飯去。」那佐雜官道：「這倒真是希奇，一個統兵的武將，身臨敵的時候，殺人不亞如割瓜切菜，怎麼這點小事看在眼里，就致於心神不安起來。實在可笑！」姜總兵微把頭抬了抬，招呼了聲：「謝老爺，你得格外恩典罪人，罪人在掌上權時，要是這麼膽小，那能够統率三軍，全是遺事後驚嚇過度，才變成這種樣子。」那佐雜官點點頭道：「這話我倒相信，不過你只抱着你自己的這份公事，好好幹，旁的事與你無干，說不定一年半載，就許遇到恩赦，你依然可以回到故鄉。」姜總兵很恭敬的答了聲：「是。」那佐雜官又問道：「這個祝蘭台是何時收的？」只聽姜總兵答道：「他是初五到的，在都統府候公事壓了一夜，初六才算收進來的。」那佐雜官回頭向那叫李五的道：「教醫官給他倒填病單，從初六起，就是水土不服，嘔吐瀉痢，氣虛體弱，不進飲食之病。最終給他來個危症的報告，就絲毫痕跡沒有了。」那忤作李五道：「謝老爺真是沒有一樣不內行的。」那佐雜官道：「別提能耐有多大，本事當的了甚麼？頂如今還是芝蔴粒大的官。李五够時候了吧？拾奪完了，我還得回復大人去啦。」那忤作李五道：「行了，我去收拾去。」說着話擦簾子奔外間房。雲飛不由的暗替姜總兵嘆息，拿着一個堂堂總兵，

這時却在這羣賤役手下低首下心，可是人犯王法身無主，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把這羣狗腿子們哄好了，倒是少受多少罪，王總督不能忍辱待時，被撥到白蟒山，不知折騰成甚麼樣子。雲飛一邊嘆息着，一邊移身堂屋門前，往裏看時，那佐雜官貼門站着，忤作李五，手中端着一隻蠟台，指揮那四名下役，用鐵箝子，向那鋪板的邊上起釘子，趕情棉被的邊子全釘在鋪板上，趕到四個人把釘子起完了，兩個人扯着這被頭往下揪，揪到二尺多時，那蠟燭的光燄被棉被風，扇的一明一暗，在這暗淡昏沉的燈影下，往板床上一看只驚得毛髮皆豎。

雲飛已了然他們這是謀殺人命，被底一定是一具屍身，趕到仔細一看，只見棉被底下出現一個極小的臉，却是紙人的臉子，五官微具人形，不禁嚇得險些吓出了聲音。欲知詳情請看三集

荒山俠蹤

第二集

★印翻准不有所權版★

著 者 鄭 證 因

出 版 者 正 華 書 店

發 行 者 正 華 書 店
惠民路四一九弄八八號

經 售 處

正氣書局
勵力出版社
元昌印書館
廣藝書局
匯文書局
育才書局
建文書局
文立書局

一九五〇年版

